

周辨明編譯

萬國通語論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周辨明編譯

萬國通語論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尼采說：

『在人類悠遠的將來，必定有一種新語言產生，正如航空是人類遲早必能的事。這新語言發軔為通商之用，繼乃普及民衆。若其不然，則語言學家費了全世紀的心力，去研究語言的定律，而且估量了各種語言中必需的，寶貴的，和奏功的成分，做甚麼呢？』

## 譯者序言

這篇大半的材料是由 E. Sylvia Pankhurst 氏所著「國際語之將來」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Language 採譯過來的，該書乃「今日與明日」叢書 Today and Tomorrow Series 中之一部。關於『娜維雅兒』(Novial)之討論，則取材於耶斯柏孫氏 Jespersen 最近之著作。

我編譯這書的旨趣有三：

(一)要使國人澈底了解所謂「世界語」者，實在是什麼東西。Esperanto 在我國內就叫做「世界語」，這譯名有「淆亂聽聞」的毛病，真是很不對的。其實人造的國際語還有許多別的，性質與 Esperanto 相同的也有，而結構且比它更高明的也有。所以我們只有國際間輔助語（簡稱「通語」）之可言，並沒有「世界語」。

(二)通語的目標不是要併吞各國的國語，以期世界人類只說一種的話，只寫一種的



文字；乃是要使各國人民——至少受過教育的人民——在本國語之外只需學習一種的第二語言。這第二語言是完全爲着實際上的用途及國際間交通的便利起見而設，簡直尙不能談到文學的意味，文學必以歷史與情緒爲背景，不是驟然由人爲的設計所可以造成成功的。所以通語與各國的自然語是可以同時存在的，正如國際主義仍可跟着國家主義而成立。

(二) 將來的通語必以羅馬字母爲文字，然其文法則必是分析式的而非綜合式的。所以如英語或中國語這種簡易之語言，卽是通語所當倣效的榜樣。因此，也有主張簡直就把英語改良一下而推爲通語者。可是中國語雖是比英語還要簡單，但究竟沒有成爲通語的資格。這是因爲漢字的原故。漢字是意象字，是沒有國際性的，怎能叫人家去採用它？中國語固有許多特長之處，但在中國文字未改用羅馬字母寫出來之先，斷不能把這些長處拿出來公諸世界。所以中國人且慢談到什麼世界語啦，通語啦，咱們應先把本國的字改造過來。咱們如果這樣做，一則可以提高中國語在國際間之地位與認識；二則可以真正加入萬國通語的運動了。

# 目錄

|     |                     |     |
|-----|---------------------|-----|
| 第一章 | 萬國通語是合邏輯的           | 一   |
| 第二章 | 萬國通語的開端             | 七   |
| 第三章 | 獨創語                 | 一六  |
| 第四章 | 做造語                 | 二二  |
| 第五章 | 將來萬國通語應具的幾個條件       | 四一  |
| 第六章 | 解析已造的通語中主要的幾種嘗試     | 五五  |
| 第七章 | 『娜維雅兒』Novial 新國際輔助語 | 八九  |
| 第八章 | 各國的政府與萬國通語          | 九九  |
| 第九章 | 將來                  | 一〇三 |

# 萬國通語論

## 第一章 萬國通語的需要是合邏輯的

以國際間語言的設計論，因為還沒有找到一種共同通換信息的媒介，人類和啞巴動物實是站在同一的水平線上。

馬在路旁嘶叫，犬作嗅鼻搖尾的形狀，來互換牠們的敬禮。今有各國之為人母者，聚在一個病孩的床前，她們除了流淚叉手外，直是啞口無言的。就是各國有爲的實業家，著名的政治家，博學多能的哲士會集，也常自認無法交換最簡單的意見，惟有聳肩推諉付之一笑而已。

可是出了語言範圍之外而講，則人類在地球上，已有驚人的團結了。由國際間物質的

交易而造成如今民族與民族互相提攜的情勢，這是前人所夢想不到的。世界上各種的活動，各樣的需要，總不能不日趨於同化，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所以無論衛生，糧食，燃料，交通，運輸或教育的設施，都應該從世界的立場上着想。

飛機，電報，電話，最近的無線電，電報傳影術，和最新發明的萬里電視法 (television)，都使地球各處的音問時常可以靈通。這樣推想下去，除視官聽官以外，不久還可用同等的方術傳遞別的官感。將來在外方旅行時，我們非但可以回視到家鄉花園裏的花，尙且必可以嗅到這花的香味。就是海濱的養氣 (ozone)，以及電光陽光的療治，都可以廣播到家裏來，如同廣播音樂一樣。甚且同樣的，使得感觸拉起遠地親友的手兒來！

諸如此類的發明，處於今日的世界，你我都是有份的。就是家極貧寒的青年，也有設置無線電的可能，所以無線電廣播，實在是促成國際輔助語的大原動力。不列顛廣播公司 (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mpany)，是正在積極統一英語的發音的；可是一有了無線電機，各人就難免跑到本國語言範圍外頭去了。今人的一言一語，可以流傳到全世界，並

留存至於後世。我們的後裔子孫，可以聽到 Melba Nellie 氏的唱歌，也可以聽到當代政治家們的演說。無奈因為語言的隔閡，我們的說話，終究不能博得普遍的通曉，如在音樂上所有的可能。

最強大最能促進萬國通語實現的勢力，要算是國際間仁人賢士所共抱大公友愛的精神，「天下為公」的期望。尤其因歐戰時感到深切的痛苦，故這慾望竟如火燄熱烈地燒起來了。所謂國際聯盟會者，雖有種種的缺憾，也無非因為各政府要應付這蓬勃要求而產生。

不用說國際上政治和經濟的競爭，內部本身的問題，難以解決，就是國聯目前機械的工作，因為缺少一種公共語言，也弄得討厭而且耗費。日內瓦國聯秘書處所收到的文件，什麼國的文字都有，因為公認了兩種為官方文字，所以各種官方的文件的謄寫都要雙份。據國聯機關報「前驅」Headway 所報告，在 1926 年間，國聯在日內瓦的職員錄，有翻譯員及通譯官二十九人，所花的薪金竟達 \$19,800，此外除秘書處原有的速寫打字員外，尚

須用了打字員六十一人，共費薪金 £18,300。

同樣的各種國際會議的舉行，也受了莫大的阻礙。會場裏頭臨時的演說，要經過通譯，往往就誤了會務的進行。況且所譯出來的大意，有時甚至失了本意，連原著者自己且不能再認識他。這是我們經驗中所見過的。

雖然，世人的偏見和惰性已延緩了萬國通語的建立，但是人類因要互通消息，早已有別的方法應運而生了。例如：1832年，模式氏發明的電碼 Morse Code。（實則十六世紀時培根氏的暗碼 Bacon's cipher 先已具有這種的意味了。）1862年英法通用的航海旗號，後來各國都相繼採用了；格列高里的陽曆（Gregorian calendar），地圖，數目字，鐘面，時間計算法，樂譜等等，化學，植物學和其他科學，都有普遍的符號和公用的名詞。自1895年至1908年間 Peano 氏的算學公式（Formulario de Mathematica）成功以後，算學上幾乎無須再用言文了。Dewey 氏在1873年所發明的圖書分類十進法，簡直不在語言牽制之列。關於字母的體式，在德國以西之文明的國家，都是採用羅馬字母的，

就是德文本身，採用羅馬字印刷的，也日見其多了。Angora 政府主張採用羅馬字來代替土耳其文中的亞拉伯字；東方的傳道士也已利用羅馬字來記述東方的方言土語了。

因為沒有萬國通語，是以各國交界的地方，由於侵略，經商，移殖和民族接觸的影響，已有種種混合語的產生。混合語之通行者，有葡屬東非和 Kongo 的 Benguela 語，南美的周羅語 Lingua Geral，遠東的『洋涇浜』(Pidgin) 英語，法語，俄語，（即中國化的英，法，俄語之謂）。Hindustani 語，即印度的普通語，Levant 地方的法化語 Lingua Franca，歐人和北美紅人通商的 Chinook 語。在歐人未到美洲以前，土人因為方言的複雜，早已有一種普通話了。總而言之，通語是人類所必需的，不是今人弄出的新花樣。

歐戰的發生及其和解，激起了小民族建立新國家的運動。向來祇用強大的國家的文字來表達思想的著作家，現在也回去用他們的本國語了。乃至萎靡不振，沉睡於國故的國家，亦已被研求科學的慾望所激醒了；例如印度也有個 Jagadis Chunder Bose 氏能研究植物學和生理學，而呈有驚人之貢獻者。今日科學進步之速，真要使人望塵莫及，更非三

十年前所得比擬的。凡欲研求學術與時俱進者，斷不能等候翻譯，縱使能懂三四國的文字，仍是不夠應用的。世界復活的文字之種類有如許之多，故各項學說與發現，欲進獻於世界同道之前，以求評論者，應以一種公共的文字發表。所以這種文字的需要是很明瞭的。

在一國之內，各種學術從這一階級傳佈到別一階級，漸漸的而普及於全國，這是進步程序上的一個顯明的表示。萬國通語有建設成功的可能，也可由此而知，蓋通語之發達與教育並進，而且更能贊助教育之生長也。



## 第二章 萬國通語的開端

今日在國際間聲息難於通解之情形，由來時日尙未長久，此凡廁身教育界的人們所共知者也。從羅馬時代一直到十七世紀，臘丁文即是學術上的語言；所以牛頓 Newton，卜勒 Kepler，哥白尼 Copernicus，格哥秀斯 Grocius，和發現血液循環的哈維 Harvey，都是利用臘丁文把他們的發現公諸世界。臘丁文的衰退，並非由他本身上的缺乏。臘丁文雖然只有學者們採用他，却也如各種活的語言同樣的受了習用的制裁，且照着語言進化的趨勢，逐漸變爲分析性的語言了。我們應該記住，臘丁文的經書，祇包含着二百零二個著作家，和一些的題誌，但是中古臘丁文的書籍，則不下數千種了。

臘丁文的衰落，一面是由於反對學院哲學的潮流，一面是由於探討精神的發覺。在那

時候，大家都極力利用實驗來核定事實，並拒絕依賴一切傳統的權威。培根 Bacon 開了實驗運動的先河，他的最偉大的科學著述，都是用英文寫的，但仍是要翻譯爲臘丁文，因爲臘丁文很通行的緣故。在那時候，他卽已感到有一種新的萬國中間語的需要了。

那時代的情勢，還有一點更足以使臘丁文停頓的，就是新國家觀念的激昂。當以利沙伯女王隆盛之日，爲了這新觀念所激發之創績，未知凡幾。羅馬教藉臘丁文爲宣傳的工具，自號凌駕國王政府之上，但自從宗教革命引起與羅馬教分離以來，歐洲社會整個的組織，已根本動搖了。以事實論，臘丁文第一次受創的傷處，便是在教會裏頭。結果乃使各國本色的語言，得以大大的增加，並且因爲其可以用爲表達當日最高尙思想的工具，遂致價值提高。臘丁文既終止爲表達建設的工具，也和愛爾蘭語以及無論何種語言一般的，由僵化而被擱置起來了。

在 1629 年間，『近代哲學的始祖』Descartes 氏，在給他的朋友 Mersenne 氏的信中，曾經發揮創造普通語的定理。他說，這語言是極簡單的，就是

『未受過教育的人，只要得到字典的幫助，在六小時內學得好怎樣做起文章來，也算不得是一樁驚奇的事情』。

他又說：『我相信這種語言的實現，是可能的，人家且必能找到它所應憑藉的學理，以致村夫也能評判事物的真相。其通達明晰，且有超於現代哲學家之上者』。

在建設現代科學基礎的大學問家中，有好幾個是醉心於尋求這種超自然的中間語的人。Vieta 氏，Thomas Harriot 氏，Oughtrred 氏，Descartes 氏，都曾搜集並增廣算學的記號，Oughtrred 氏所著的算學指南 *Key to Mathematics* 便是英國第一本把小數法通俗化的書。

『當着我從古來傳統的，且新近幾乎普遍的「用字式」的算學，轉到採用「記號式」的算學的時候，我立即大大的被吸引了。我也就很渴望在別的事物上，能够把同樣的方法應用出來。』

以上是 Salisbury 城的主教 Seth Ward 氏，讀「Oughtrred 氏的著作之書後。

Ward 氏熱心愛慕文字上的象徵化，並贊許他的同事 John Wilkins 氏所提出新語言的計劃。Wilkins 氏即 Chester 城的主教，牛津大學 Oxford Wadham College 學校的監督，Cambridge 劍橋大學 Trinity College 三一學校的校長，及皇家學會 Royal Society 發起人之一。Wilkins 氏是哥白尼定理 (Copernican Theory) 的擁護者。他說要替科學辯護，切不可到神道學書籍裏去找。他曾討論過，用飛行機去遊歷月球的可能。他著的「水神」或名爲「神速使者」Mercury, or the Swift and Secret Messenger 是一篇玄祕的文字，而他在 1668 年所著的文字計劃，題爲「論真實的文字和理性的語言」Essay Towards a Real Character and a Philosophical Language 是由皇家學會出版的。(1668)

1661 年 George Dalgarno 氏著的符號術 Ars signorum 出版後，查理士第二把他的著作請斷於四個大聞人，結果，Dalgarno 氏得到皇室嘉獎的信。他又發明一種教育聾啞的方法，和一種手示的字母。這些發明和他所造的語言，在 1684 年又由梅蘭學會

Maitland Society 翻印出來。其他有語言計劃者的老前輩，在 1617 年有 Herman Hugo 氏；在 1646 年有 Francis Lodowych 氏，把記號放在五線上，如樂譜似的；並有 Vossius 氏，即是當時大博學家之一。

即遠在 1650 年，已有 Sir Thomas Urquhart 爵士，（即翻譯 Rabelais 爲英文的人）作幽默的言論，來嘲笑普通語。這正可反證普通語是當時的老生常談。從那時候起，遂有成千的嘗試，就是現在存在的樣本，尙有三百多種。

Pascal 氏（1623—1662）也主張普通語之施行。Leibniz 氏（1646—1716）自十八歲起至其一生，不斷的有這種的思想，他期望產生一種語言來做理性的工具，他所謂語詞的，應當把意象的定義包含在內，並要能使和那些意象有關係的真理，同時可以顯現，致於可用代數式移轉的方法演繹出來。他持論，一切複雜的意象都是由簡單的意象所構成，其理正和數目一樣。假使 Alphabet 裏的字母，一方面和數目，一方面和意象有連同的關係，則意象應該如何綜合或如何分析爲簡單的元素，也必能成功。1 至 9 的數目字，許可

用來代表九個起首的輔音字母，其他各個主音字母，則用十，百，千，萬，十萬等數目字表示出來。爲了要使字彙作爲反映智識的一面鏡子，他提議把人類一切的意象分析起來，化成簡單的元素。爲了要建設邏輯的文法，他決意以臘丁文爲藍本來推求各項的定理。他的意象的分析，畢竟沒有成功。但他分析文法的精細，却是他在語言學上唯一的大貢獻。因爲決意欲擯除在文法上一切無關宏旨的變化，他說，一概的動詞 *verbs* 只須有一種形式，可不必表示「身」和「數」，因爲這些已由主詞指明了。他刪棄字的「性屬」 (*gender*)，因爲不自然。名詞 (*nouns*) 可不必有「數」，因爲置在前面的冠詞 (*article*) 或區別詞 (*adjective*)，就可表明了。區別詞不必與名詞有和諧性，介詞 (*prepositions*) 就可以表明「位格」 (*case*)，連接詞 (*conjunctions*) 也可以指明「狀態」 (*mood*)。疏狀詞 (*adverbs*) 和區別詞是無異的，因爲疏狀詞就是動詞的區別詞；區別詞和名詞也無甚差異的，因爲名詞便是事物或情境經過區別後之結果也。且最基要的動詞，也只是“to be”，這個詞。其餘的動詞，許多不外是“to be”，之後伴着的名詞或區別詞罷了。對於這類的思想，Leib-

niz 氏已逆料了今代分析的文法家中最激烈的主張。

臘丁文，值反對教皇國際間的治理法權，遂致於衰落。同樣的，在這反對國家主義所製造之戰爭的聲浪中，乘着國際主義的潮漲，萬國通語也將要前進而通行於世界。當法國革命的時候，早已有人承認共同的輔助語，必要跟着民族友愛的團結而來的。在 1795 年法國全國會議的時候，公民 Delormel 氏，曾呈進一件普通語計劃書，Projet d'une Langue Universelle，苦勸民衆應以友愛精神來相對待。Voltaire 氏，Burgundy 的國會主席 de Brosses 氏，和「人類精神進步」(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 的作家 Condorcet 氏，均是主張應有普通語之最力者。Volney 氏 (1757—1820) 著了許多書討論語言的哲理研究，和用歐洲字母以傳寫亞洲語言的應用法。他在法國學院 (Institute of France) 設立一個獎金，藉以鼓勵國際文法的考究。

當日英國的唯心論者，也爲這種思想所波動。Francis Horner 氏，曾充代表 St. Ives 的國會議員，在 1799 年寫了下面的話：『Lord Webb Seymour 公侯到我這裏來，

談及他的兄弟公爵，久已用功的計劃，想成立一個言文學會，藉以發明一種真實的文字。這件事他已經告訴了，Marsden, Leydor, Boucher, 和其他的語言專家，這計劃是非常偉大的。』

博學的蘇格蘭人 Lord Monboddò 公侯（即 James Burnett, 1714—1799）他的爲人，和 Dr. Johnson 博士相髣髴。他在達爾文 Darwin 以前，早已持過「人類是一種文明的猿猴」之立論，致遭當代的譏笑。這人也是一個萬國通語的先覺者（見他的 *Dissertation on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Language*, Edinburgh, 1774）。

尼采氏 Nietzsche (1844—1900) 在他著的「人文的，太過人文的」*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說了一個雙關的預言：

『在人類悠遠的將來，必有一種新語言產生，正如航空是人類遲早必能的事。這新語言發軔爲通商之用，繼乃普及萬民。若其不然，則語言學家費了全世紀的精力，去研究語言的定律，而且估量了各種語言中必需的，寶貴的，和奏功的成分，做甚麼呢？』



Max Mueller 氏，是比較語言學的泰斗，他很熱烈的贊成萬國通語的用意。當 1863 年他在大不列顛皇家會社演講的時候，他說過下面很重要的一段聲明：

『以曾經研究過一種真語言的人的眼光看來，要發明一種人造語，斷不是不可能的事。不但如此，這種語言比現在人們所講的任何語言，還要更完美，更規則，更容易學習的。』

Dr. Henry Sweet 氏，是研究英語音學和比較語言學最有名望的人。他在大英百科全書內，曾投過幾篇關於萬國通語的論文。他痛快的說，自人類有史以來，即已感覺語言差別的不便利。到了今日，萬國通語的需要，更是尤加迫切的。但各國的語言，都沒有成爲通語的資格，所以都在必擯之列。因爲牠們是太難學，只有片面是合理性的，況且有許多不規則的用法。他責備人造言語之創造者，抄襲了各國語言中最壞的毛病。

### 第三章 獨創語

非自然語的計劃，可分爲兩種：（一）獨創語（*a priori*），即純粹發明的；（二）仿造語（*a posteriori*），即以現有語言爲藍本的。這樣的分類，只有方便的好處，不能算是恰切。蓋人類所表示的，既是由於受過印象的結果，凡欲發明一種完全新語言的人，總不能完全脫離前人的成例，反之，早期所試過的仿造語，大多是屬獨創的，因爲那些仿造家，基本上缺乏創造一種真的仿造語應備的學識和勤勉。

各種「普遍字」（*passigraphy*）的制度，也可歸算在獨創語之內。普遍字的造法，在乎給各國的文字逐一都有相當的記號，這記號通常是用數目字的。例如：假使「2」是國際間代替「麵包」的數目字，則大家看見2字都知道是什麼意義。在化學上，航海暗碼上，

和別樣的實用上，吾人早已採用這種方法。可是要整理各國語言，其最困難的地方，就是各國語言構造的不同；所以要把英文成語和法文成語，用同一數字表示出來，真是萬難的事，普遍字法的先創者，有 1617 年的 Hugo 氏和 1635 年的 Kircher 氏。

初期的獨創語，大抵是染着哲學色彩的。他們的用意，是要創造一種代表思想的「亞爾發伯特」(Alphabet)，利用象徵的作用來表達文字在同範圍內所不能傳授的思想。

Dalgarno 氏是個用拼音化簡法寫拉丁文的人，他給同類事物的名稱，都有同樣的字形，祇須把最後的字母變更，即可表明同類中的分類了。例如：Nyka = 象。Nykn = 馬。Nyke = 驢。Nyko = 騾。

主教 Wilkins 氏把思想分爲四十門，每門以平線——內的符號表明。各門再分爲「等差」“differences”，以左邊的符號表明。「等差」又分爲類，以右邊的符號表明。各種的代名詞，每個都用一組小點表明；過去式，現在式和將來式，用 1, 2, 3, 表明；「能」can 用 6；「可」may 用 ∞。

Delornel 氏根據十進法把思想分類起來，在他的「阿爾發伯特」(alphabet) 中有十個主音母。

方丈 Bonifacio Sotos Ochando 氏，乃是 Madrid 大學的教授，並任過其他學術機關的職務，在 1845 年發明用 ab 表明無機物；簡單的物件或元素用 aba 表明；普通的體物用 abe 表明；量度用 abi 由 aba 生出 ababa 〓 養氣； ababe 〓 輕氣； ababi 〓 淡氣。

以 Letellier 氏 (1850) 發明的語言論，a 〓 動物； ab 〓 乳哺動物； abo 〓 肉食的； aboj 〓 貓性的； aboje 〓 貓； abode 〓 狗； abiv 〓 馬。

這些分類式的語言的嘗試，基本上可以感到困難的緣故，就是因為語言所要表達的思想的領域，乃是無限複雜的組織，不是幾個簡單的元素。況且思想和其分類的觀點，是時常在變換的。Dr. Donnan 氏有一次在皇家研究會演說的時候，曾經指明亞里斯多得分元素爲土，氣，火和水的分類法，早已不行了；而在本世紀的初年，我們所承認的化學元素，現已讓給 electrons, protons, neutrons 的定理。而這些定理，不久亦將同樣的被後起

的發見所超過。在這分類語裏頭，只要母韻有一點的变化，就不獨會使發音錯誤，且會將字的種類變更。科學如此猛進，結果必置這種文字於不可明曉之地。

分類語雖然有這麼多的缺點，但是我們可以相信，自然語的產生，至少有一部份是由分類而演進的。在未倡用「性屬」“gender”以前，上古的人民，已照圖騰意思，分類事物的名稱。非洲有一種語言，現在仍將名詞分爲九類。在多數語言中，這種分類漸漸消滅，終至僅留下三種「性屬」。語言中之將無機物名字分爲陽陰性屬者，即圖騰分類法之遺形也。

F. A. Decourdemanche 氏著的 *Grammaire de Tchingane* 內確言，各種語言，起初都是由單音聯成的，有時連拚成各字的字母，一一都有分明的價值來組合字的音義的。他引一種事實來做有力的證明，他說，遊民語 (*Gipsy speech*) 不管牠來源如何，今日豈不是一種組合語的實例？那些追求普遍理想語者，所用原則固不出乎此。

象徵式 (*Symbolism*) 在化學上和算學上的應用，已經成立了，並且在新的方面極有推廣其用途的可能。可是牠雖有很多優點，在資格尙未老成以前，必不能如「做造語」

可得到歷史的，社會的力量來培養牠。象徵法的應用在文字上，似乎比在語言上較有效力；且在傳達實用的和科學的思想上，比文學上和表情上，亦較有用處。

分類式和象徵式的理想語，雖然有種種難處，却能時常引起人家的探求，新的分類式和象徵式的計劃，仍舊繼續產生；即最近的著作家 Dr. Henry Sweet 氏，亦贊成這種的工具。

1885年法國萬國語言學會派出的委員會宣稱：普遍語者，應當合乎哲理，並不應與現存的自然語，有絲毫共同之點。

分類式語言通行最廣者，叫做 Solresol，乃 1817年，一個法國樂師 François Sudre 氏發明的。牠的字彙，是用音階的樂音 do, re, mi, fa, sol, la, si, 來組成。藉詞音節上重讀之調動，可由單純的語幹產生動詞，疏狀詞，區別詞和名詞等。藉樂音，色光或旗，可傳達 Solresol 的消息。牠可以用來和海洋中的船隻通信，又可用做盲人的指語。Solresol 經過法國學院四次贊許的批評。在 1855年的巴黎博覽會得着一萬法郎的獎金，在 1862年

倫敦博覽會得了一個獎章，且爲 Victor Hugo 氏所贊許。法帝拿破侖第三請過 Sudre 氏到他的面前，解釋這方法。

巴黎人 Leon Bollack 氏的藍語 (Langue Bleue) 發現於 1899 年，他的方法是把所有五個字母以內拏成而可發音的單音節，列爲一張表。在表內有 Pnabs, Kraf, Krehr, Mrohm, 和 Sparf 等字。藍語變爲非常的通行。牠和現在通用語言，怎樣不同的地方，由翻譯救主祈禱文首句的字，可見一斑：Nea per, ev ra seri in silu.

## 第四章 做造語

做造語是在獨創語以後纔有的；但是有些也有悠遠的歷史。最早的嘗試或者就是 *Carpophorphili*，是根據拉丁文造的，在 1734 年於 Leipzig 城由一個隱名著作家出版。還有一個很早的計劃可以引人注意的，就是 Chalons-sur-Marnes 財政局的會計 Faignet 氏所著的新語言 (*Langue Nouvelle*)，本意是供給國際間的學術研究會用的。這語言發表於十八世紀在 Diderot 氏和 d'Alembert 氏所編輯的百科全書 (*Encyclopédie*) 中。在這新語言裏面絕無所謂「冠詞」，「性屬」和區別詞的。「和諧性」 (*concordance*)，名詞的多數 (*plural*) 只用一個 S 表明，此外沒有別的變化。「格」 (*case*) 是用介詞指明的。動詞祇有一種格式 (*conjugation*)，而且極其簡單。「身位」



(person) 和「數」(number)，都不叫動詞負責。這新語言的字彙並未全套整理出來，這也難怪，因為在那時候，做造語所必需的文字學的準備尚未成熟；但是他的計劃，竟然比後起的很多嘗試高明得多。

Wiesbaden 城的 F. Schipfer 氏在 1839 年發明的交通語 (Communicationssprache) 是一種把法語簡易化的嘗試。Lucien de Rudelle 氏 (法國 1858) 發明的 Pantos-dinou-glossa 內中用語是根據希臘文、臘丁文 和 新臘丁文 (neo-Latin) 造的。Von Pirro (巴黎 1868) 氏發明的普通語 Universal-sprache 是個重要的工作，牠是根據臘丁文，參用英語、意大利語 和 西班牙語 中很適用的字湊成的。牠的文法是簡單的，有許多國的人一看就能通曉：“Men senior, I sende evos un grammatik, e un verbbibel de un nuov glot nomed universalglot.”

### Volapük 語

1879 年一個羅馬教牧師 Johann Martin Schleyer 氏設想一種和平友睦的普

通語。1880年他的計劃成功，就將牠奉獻給上帝。他的努力實在正當其時。日耳曼帝國利用普魯士王的侵略政策以生存，在1871年，和法蘭西訂貪奪的和平條件之後，遂開始統治；從那時起，牠就照着步驟殘暴的造成一種帝國海陸車。那時士英對俄羅斯的激烈戰爭，已足爲列強可隨時捲入漩渦之嚴重的預兆。

Schleyer 氏名他的新語言爲 Volapük，意即「世界語」。Volapük 固是奇形怪狀的東西，但牠的成功，是出乎意料之外。在那時牠的通行是高於任何別種計劃之上。1886年，巴黎商業學校教授 Dr. Auguste Kerchhoff 氏創立一個提倡 Volapük 的學會，由文學界，理學界，實業界和商業界名人中組成一個委員會，同時在巴黎成立十四所公開的 Volapük 傳習班。其他的團體，甚至春成大商店 (Grands Magazins du Printemps) 亦相繼做效開班。在意大利，民衆教育司也有命令在 Turin 和 Reggio-Emilia 兩處設立免費傳習班。在1889年，共有二百八十三個 Volapük 研究會，其中好多是設在大美合衆國，在 Sidney，在 Melbourne 和在 Capetoun 有一千六百人得了 Volapük 畢

業憑 Volapük 會員有一百萬人；有三百十六種的課本，用二十五國的文字編成的，又有二十五種 Volapük 雜誌，其中七種是完全用 Volapük 文刊印的。1889年 Volapük 會員舉行第三屆會議於巴黎，演講時都用 Volapük 語。

美國文哲會是佛蘭克林 Franklin 在 1743 年創立的。這會在 1887 年倡議假倫敦或巴黎舉行一個國際會議來討論一種世界輔助語的建設。說來也奇怪，倫敦言文學會竟然拒絕美國文哲會的邀請。他們拒絕的理由是：第一，Aryan 語族的語言中，並無公共的詞語。第二，Volapük 在各國都已經成立，要來改良牠，事已太晚了！

雖然有人下這樣的斷語，許多熱心家仍舊嫌 Schleyer 氏的計劃太笨也太難。有人說，爲了改良的方法失當，反而把 Volapük 弄壞。其實 Volapük 自身並沒有若何改進的可能，要是把 Volapük 忠實地分析起來，我們便可以看出牠的詞彙和文法，是少有值得保存的地方。在 1887 年第二屆大會時，他們創立一個學院，要集合學者來指導 Volapük 進行的方針，但結果反致 Volapük 的死命。這學院的學員自有平心的主張，故不能

不提議修改，但是 Schleyer 氏不肯修改。到了第三屆——也便是末屆的——大會，學院所提的改革案居然得以通過。但在 1890 年 Schleyer 氏竟然另外組織一個學院。可是到那時候，他所產生這語言，已經是無生氣的了。

Schleyer 氏和他的 Volapük，在推廣國際通語運動上，建功固是不少。原有的 Volapük 學院，一進而為自由研究的機關，從文字原流的觀點，來探討萬國通語的問題了。Esperanto 語

在未論到這新學院工作的效果以先，我們且注意當 1887 年在萬國通語界發現的一顆明星。這就是 Esperanto。發明的是一位懇切的熱心家，多才多藝的幹事者，Dr. Louis Lazarus Zamenhof 氏。在 1887 年，他發表他的計劃，托名“Doktoro-Esperanto”，蓋取「希望博士」的意思。那知 Esperanto 這字終於公認為他的語言的名稱，且因為這名稱醒目明曉的原故，促進其流行於全歐了。

Volapük 沒了後，Esperanto 即開始進行。牠最初的小張定期報 *La Esperantisto*

是 1887 年在努連堡 Nuremberg 創立的；可是在英國最初的研究團體，是 1902 年 Joseph Rhodes 氏在 Keighly 組織的。大約在 1896 年 Esperanto 纔開始進展於法國。九年後，法政府將法國榮譽勳章 (Legion of Honour) 賞給 Zamenhof 氏，來慶祝第一屆萬國 Esperanto 大會之成功。這大會除在歐戰期間，歷年都有舉行，且曾達到四千個代表。在 1926 年萬國 Esperanto 聯合會之維持會員，有一萬人，有六十國的一萬二千個代表，有三十二國立的分會，並許多鐵路和郵務工人，警察，盲人，青年，社會黨員 (Socialists)，朋友教徒 (Quakers)，羅馬教徒 (Roman Catholics) 等所組織的會社。在十三國裏有三十處廣播臺每週舉行 Esperanto 的演講。日內瓦國際 Radio 電臺，也有用 Esperanto 廣播消息的。1925 年萬國電報協會公認可用 Esperanto 當爲一種「通行文字」『plain language』傳遞。蘇聯俄羅斯共和國 (The Union of Russian Soviet Republics) 刊行的郵票和明信片上曾印有 Esperanto 的字樣。巴黎，紐約，華盛頓 和 Los Angeles 等城，商會辦的商業學校都有 Esperanto 科。而倫敦商會曾頒發過修畢

Esperanto 的文憑。1909 年西班牙政府封 Zamenhof 氏爲「伊薩伯拉敕封大夫」  
“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Isabella”，並正式請各國參加萬國 Esperanto 大會  
於巴塞羅納 Barcelona。Bulgarian 政府和法國國會都曾籌撥津貼費。歐洲商業場所  
和幾個小國政府常用 Esperanto 登各種的廣告。間有國家，竟然鼓勵警察和鐵路工人，電  
車雇員，使用 Esperanto。國際勞工辦事處的月刊，有一種是用 Esperanto 刊印的。1922  
年，在十七國內，有三百二十個城市中的初級和高級學校，都設有 Esperanto 傳習班，又在  
三十九國內，有一千二百個城中，都有夜課班。英國教育部甚且批准在某種學校裏教授  
Esperanto。1922 年四月，在英格蘭傳授 Esperanto 的地方，有十一間初級學校，計有學  
生八百八十一人，有二間中級學校，學生四十三人，有一間私立學校，學生四十人，有十間夜  
校，學生二百六十九人；在蘇格蘭，則有初級學校二所，學生九十人，有中級學校二所，學生八  
十九人。靠公共機關的力量，傳授 Esperanto，雖然僅達到全民衆的一小部份，但是即此小  
小成績，還是由繼續努力從事於政治運動得來的。

1920年九月，國際 Esperanto 大會通過一條重要的議決案，議案是這麼說：「在各政府未正式採用這語言以前，不得有任何的修改。」

Esperanto 能得到各方的贊助，多是由於一般人只渴望國際間能有互相諒解之媒介語，而不管那媒介語瑣細的構造是怎樣的。

在他們熱心家看來，多數已認 Esperanto 為唯一的國際通語了；但在一般信仰 Volapük 的人看來，則 Schleyer 氏的語言也似乎已經有建於磐石上之穩固了。

國聯第一屆常會，比國參議院議員 Lafontaine 氏，提議歡迎在幾個國聯會會員國的學校裏教授 Esperanto，並令祕書處將所得結果，作一個報告，這個議案，明言只要蒐集關於 Esperanto 教學法上的成績，並不是要考究各種非自然語的優劣。

Esperanto 會既然有本領運動國聯通過這議案，所以現在也就顯出手段來，把「報告」所需要的材料都供給了他們。同時教育家就在日內瓦國聯總會所，召集 Esperanto 會議，與會的代表有十六國，並由國聯祕書長 Sir Eric Drummond 氏致歡迎詞。國聯祕

書處出的報告，是很贊許 Esperanto 的。然而第三屆國聯常會竟將這問題交給「智識合作委員會」審查。這委員會要求須作另一報告。這新報告則於 1923 年七月三十一日由 G. de Reynold 氏呈進了，然而敵對 Esperanto 的。該報告以爲從教育的觀點上，Esperanto 內容的粗陋和含糊，終要使學者喪失文字的意義和美感之欣賞力。要是採用了 Esperanto，我們的智識，必定是成爲凋殘的，而將受後代嚴重的批評。1922 年九月，巴西駐瑞士國公使 M. de Rio Branco 氏，即國聯常會會員之一，也發表過敵對 Esperanto 的評論。

### Ido 語

1900 年的巴黎博覽會，乃各國具有高尚見識和國際同情者的集合場。有一個法國算學教授姓 Iean 的，感到那時絕好的機會，有事可幹，就臨時發起召集在場的科學家，組織一個「採用輔助語代表團」“Delegation for the Adoption of an Auxiliary Language”。這代表團的宗旨，是要要求國際通儒院聯合會選擇一種國際通語。經已登



記入代表團者，有三百三十一個學術會社的代表，和一千二百個通儒；可是在 1907 年通儒院聯合會，宣稱無才能辦理這樁事。因此，代表團決意自成爲裁判團體，並提荐假使 Esperanto 能受相當的修改，就可採用牠。代表團的會計 Couturat 氏，祕書 Leau 氏，Copenhagen 城的 Jespersen 教授，Leipzig 城的 Ostwald 教授，St. Petersburg 城的 Baudoin de Courtenay 教授，和 Marguis de Beaufront 侯爵等，受派協同 Esperanto 委員會，磋商辦法。可是 Esperanto 會連討論都不肯。代表團乃採用一種改良的 Esperanto，叫做 Ido。Ido 便是 Esperanto 的拼字，意思是「傳下」，「descendent」。由這個名稱，Ido 就坦白的自認爲改良的 Esperanto 了。本來這兩個制度有親密的關係，各有各的袒護者，但是 Esperanto 的袒護人數却大得多。Ido 的宣傳中心點有二十一國。

1894 年，Zamenhof 博士自己已經建議改良 Esperanto 的幾點。他將這種意見請決於小雜誌 Esperanto 的讀者；可是贊成和反對，祇有少數人投票，所以他決意保全 Esperanto 原來的體式。從那時到今日，Esperanto 學者，總是拒絕一切的翻案。

Esperanto 之化形，有 *Antido Lingvo Kosmopolita*, *Esperantido* 和瑞士的 *Dr. René de Saussure* 博士所發明的 *Nov-Esperanto*。Saussure 氏，多年即爲 *Esperanto* 研究會會員，並且與該會是很合作的。合衆國的 *Dr. Max Talmei* 博士，發明一種 *Ido* 的異體，叫做 *Ido*，這字乃 *International Language* 的兩首字母加上 *Ido-Esperanto* 裏所不能不用的名詞字尾。Ido 初出世二年的時候，似乎也是採 *Ido* 爲名稱的。

#### Idiom Neutral 語及其他

當 *Esperanto* 起程之際，熱心學者，仍在渴望如何從自然歐語要素中，找出一種純全的語言。1889年，英國 *George J. Henderson* 氏造了一種化簡的臘丁文，名爲 *Lingua*。是由 *Tribner* 印書館出版的。此後他又繼續發表所謂 *Langue Facile* 語，*Latinesce* 語，及一種奇異的英法合攙語，叫做 *Anglo-Franca*。

在 *Henderson* 氏以前有德人 *Lauda* 氏和 *J. Stempf* 氏的嘗試，也都是根據臘丁文的。還有 *Boltz* 氏，想把希臘文化簡做一種語言。1890年，吐倫 *Turin* 城的 *Dr.*

Rosa 博士出版兩種化簡臘丁文的計劃。

Julius Lott 氏是維也納鐵路的建築者，並爲 Volapük 老資格的宣傳家。他協同智利 (Chili) 駐法海軍辦事處的醫官 Dr. Albert Liptay 氏，亟想建設更合科學的方法，以探求萬國語言的原料。1889 年，Lott 氏出版 *Mundolingue*，裏面所用的字，大家都能通曉，因爲他這語言所具的國際性已大有進步了。Mundolingue 的樣文如下：

“*Le possibiliti de un universal lingue pro le civilisat nations ne esse dubitabil, nam noi ha tot elements pro un tal lingue in nostre lingues sciences, etc.*”

依 Liptay 氏 (*Lengua Catolica*, 1891) 的立論，萬國通語決不是人所能發明的，却是應當從自然的語言中發現出來的。他聲稱一個人的力量不夠用來創造一種語言，所以倡議把一切語言的普通原則，交給一般碩儒審查，並請對於這種問題有興趣者加入，公衆取決之。Lott 氏和 Liptay 氏努力促進萬國通語運動之功，是顯而易見的。

1893年，俄國一個工程師 Voldemar Rosenberger 氏，被舉為舊 Volapük 學院的董理。他就呈給學院一種新語言的建議，其中含着三千個有國際性的詞。因是所稱為 Idiom Neutral 語就產生了。這語言大半為 Rosenberger 氏所造，後來經學院修整，竟於1898年正式採用了。字彙的挑選，是以各字國際性之最高度為原則。被選取的字，許多有七國語言的國際性。Idiom Neutral 經過了十年的策劃，迨1902年，Volapük 學院始審定把牠印行。可是在這期間內，至少有三十種別的計劃發表了。但這 Idiom Neutral 比以前各種語言，更有國際性；而其文法，也有幾點化簡的地方。可是這語言缺點許多，因為他們把所選擇有國際性的字，杜撰壞了。

### Interlingua 語

1886年，Volapük 學會的第一屆董理 Kerchoffs 氏，有這句話的記載：「Interlingua 通語便是革命的標幟，凡古文法家的苛刻，與夫繁文縟節的陋習，都要給他推翻了。」不久之後，吐倫城著名的算學家 Giuseppe Peano 氏，居然完成一種語言計劃，以

Interlingua 命名，把這句話實現出來了。Peano 氏乃「算學的邏輯的基本」及「象徵的邏輯學」著者大權威之一。他的意象制度 (ideographic system)，竟可把邏輯的理論，化爲代數的方式，絕無應用文字的需要。依同樣的方法，他發明一種語言，使凡懂得臘丁文的人，不用學習已能明瞭。即不懂臘丁文而僅通一種歐語者，差不多不用學習也都能懂得的。他說：

“Qui stude Interlingua stude etymologia et valore exacto de vocabulos in suo lingua.” 譯過英文來就是：

“Who studies Interlingua studies the etymology and exact meaning of the words in his own language.”

譯漢文是：「研究 Interlingua 即等於研究各自本國語言的字原和字義。」

Peano 氏是研究算學的，所以他在國際間素有廣闊的通訊範圍。即遠自 1890 年以來，他和別國的算學同志，已用 Interlingua (那時叫做 “Latino sine flexione”) 通

信。爲着要研究中國算學，Peano氏勸導他的朋友Giovanni Vacca氏，學習中文。Vacca氏是他的舊學生，後來任Genoa城算學教授。

Vacca氏到德國，有一次在立下尼 Leibnitz氏未發表的微分學稿中，發見幾頁關於萬國通語的專論。他看Leibnitz氏對於萬國通語的主張，是和Peano氏走在同一的途徑上的，這個消息激勵了Peano氏叫他把他的法式做完。Vacca氏就把這些Leibnitz的手稿，介紹給Ido代表團的Professor Louis Couturat氏。經法國政府的協助，考查後，Couturat氏就把手稿發表了。在1904年一月三日，Peano教授在吐倫科學研究院，當衆誦讀一篇論文，起首用臘丁文，結尾轉用Interlingua。在這論文中，Peano氏依着Leibnitz氏的推究，攙以他自己的論據，證明「變用」(declension)，「文法的性屬」(formal gender)和「動詞變用法」(conjugation)，都可以廢去。每討論一種「化簡作用」(simplification)之後，他就把這化簡作用插入他的文章裏頭，如是逐漸的把文體變爲Interlingua。

Interlingua 是由於科學家渴想要破除實用科學上一切語言的障礙而創的，故從頭即已被致力創作者認為交換思想的工具，但未曾受過若何的宣傳。Peano 氏的重要創作「算學公式」(Formulario Mathematico) 在 1908 年出了第五版，是用 Interlingua 編行的。他主編的算學國際評論(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athematics) 自 1903 年起，即已用 Interlingua 刊行了。研究院會員 Fanti 氏，在 1925 年也用 Interlingua 著一本無線電術和電話原理的書籍。其他科學刊物，如 Cracow 觀象台的天文雜誌(Acta Astronomica)，Florence 城的算學公報(Bullettino de Mathematica) 和俄羅斯的 Ruch Filozoficzny 雜誌，均已不時採用 Interlingua 文字。意大利的圖書印刷事業的主要機關報 Graphicus 總有一篇專論是用 Interlingua 文發表的。Interlingua 為萬國通語開始了一個新階段，因為牠並不是由個人任意杜撰的，乃是依照固定科學原則造成的第一種非自然語。

1908 年舊 Volapük 研究院，拋棄 Rosenberger 氏的 Idiom Neutral 的主張，

採用 Interlingua 爲正式的普通語，同時推舉 Peano 教授爲董理。以前的研究院，今變爲 Interlingua 研究院 (Academia pro Interlingua) 矣。這院依着公開不偏的精神，繼續研究萬國通語的問題。凡對於萬國通語問題有興趣者，儘可加入研究，並可用他們中意的任何非自然語，發表意見在研究院的機關報上。

#### 其他語言的活動

還有幾種更新的語言計劃，都含着 Interlingua 所有的新臘丁文 (neo-Latin) 的色彩，但是居於 Interlingua 和 Esperanto 之間。Romanal 語，Occidental 語和 Medial European 語，即其中的幾種。再，1903 年發現的 Pan Roman (後來叫做 Universal) 也是這一類東西。

1911 年，萬國通語籌備會成立於 Berne 城。1920 年 Esperanto 學者和 Ido 學者，及其他學者聯合的委員會，由瑞典政府正式轉呈國聯，懇請召集國際大會以便議定一種全世界各學校必須教授的語言。



1918年英國政府因為要對付歐戰後貿易上和外交上各種情形，就由國會委派一組委員來研究現代語言的問題。這組委員間亦論及非自然語，並提議應設委辦專為研究這問題。

1919年，國際研究協會也特派一個委員會來研究這個問題。美國研究協會會員 Dr. F. G. Cottrell 博士，被任為主席，總會址設在華盛頓城，委員分會則設在各國。不列顛的委員會是 1919 年成立的，以皇家學會秘書 Mr. W. B. Hardy 氏為主席，Dr. F. A. Tripp 博士為秘書。據這委員會的報告，臘丁文或其他現有的國語，都不能成全國際輔助語所必需的條件，祇有 Esperanto 或 Ido 可充任之。該委員會在未審查最近萬國通語的計劃之前，竟然默認了 Esperanto 為合格。他們這樣通過，却是在 Reynold 氏向國聯智識合作委辦，發表他敵對 Esperanto 的報告之先。

在合衆國現有一個國際通語協進會，正在工作。這會的會計是 Mr. Dave H. Morris 氏，秘書是科倫比亞大學的 Dr. Shenton 博士。這機關的目的，是在提倡公開的研究和

實驗，務使各國政府，在國際語言專家指導之下，能公認了一種國際的輔助語。

## 第五章 將來的萬國通語應具的幾個條件

我們和不列顛聯合會委員會並 Max Mueller 氏同樣地主張，各國語言，不論是的或是廢的，都不能做世界的輔助語。

英語在大國語言中，總算是最新進的，講的人也最多，並且是最有國際性的；因為牠比別種語言，含着較多外國字。但是因為英語的拼字和讀音常常不符合，主音的種類太繁多，並和各種自然語一樣的應用成語的地方居多，尤其因為缺乏政治的中立性，所以英語也不能博得各國的認可。然而從另一方面言之，英語邏輯的和分析的結構，與夫言詞的靈敏和透切，且特地因為已經脫落了許多在時間上認為無用和難明的文法形式，遂使英語成爲構造萬國通語 (Interlanguage) 必須仿效的模樣了。所謂萬國通語者，乃練達的學者，

以言文科學的原則爲根據，熟思審慮，從基礎上構成之一種語言也。這些原則，已漸漸地由耐勞的研究解明了。因爲自 1784 年皇家亞細亞研究會 (Royal Asiatic Society) 成立，並開始研究梵文 (Sanskrit) 後，言文學即已建造於穩固的基礎之上了。

且論法語吧。法語已經失却牠原有的比今較大的國際性。在初學的時候，雖然較其他許多語言更容易，可是牠的音調和成語慣用法，在語言中，幾乎是外國人最不易於捉摸的。就是在 Chaucer 的時候，在英國雖然盛行了一種 French (法語)，惟照他在 *Canterbury Tales* 序言上所表示的來看，那種 French 並不是法蘭西的 French：

“And French she spake ful fayre and fetisely

After the scole of Stratford atte bowe,

For Frenche of Parys was to hire unknowe.”

法語之被國際通儒院聯合會和其他國際團體選爲官方語言者，實足以證明有萬國通語的需要，不是說法語便是最適宜的中間語也。這些團體加入的人員，都是受過平均以

上的教育的，尙且如此。當國聯以英法語爲官方語言時，西班牙語的政府，高呼着願受平等的待遇，印意大利人也以同樣的請求相要挾。

在現在的情形之下，要希望人類大多數都學會兩種外國語，顯然是一種夢想。這種學外國語的藝能，不僅是限於記着少數的字和規則，卻是同時也要培養新思想和新語言的習慣。學習自然的國語比學習一種非自然語（如 Esperanto）的困難，在日內瓦教育會議中，經被一個中國代表說破了。他說：

『在中國我們學習英語至少須六年；法語須七年；德語須八年；俄語須十年；但是學習 Esperanto 祇須二年。』

臘丁文因爲是一種廢語，有政治的中立性，並有偉大文化的才賦，所以牠比任何自然語更有被舉爲普通語的資格。但是古臘丁文也有成語和不規則性的難處，而且牠的文字變化法，是和近代思想之趨勢相背而馳的。

萬國通語的產生，應當正大光明地是爲供給國際間之用。在悠遠的將來，縱使另有一

種象徵的新語出現，我們仍是可以假定通語是一定要具有下列的條件：

(一) 通語的性質當然是仿造的。憑空擬就的理想語，一定是不能通行的。因為在文明的語言中，歷代以來，對於語音，字義，與夫思想之模型，已有固定的習慣。我們所要的通語，是要做大語言界釋疑解難的關鍵，庶幾乎各國人民能夠互相得到較完備的和較深切的領會。所以通語的字彙，是應當完全依據現成的語言文字造成的。

對於現在已造好的通語，言文專家不可以不負責任的態度輕輕放過。他們應當以創造世界語爲他們工作主要之一部份。對於這種工作，他們應當和研究言文學一樣的，要有不偏的探討，忍耐的研究，和精細的分析。

(二) 萬國通語應當最易於通曉；所以必須具有最廣闊的國際性。

(三) 通語應當採用羅馬字母，因爲羅馬字母乃印刷上唯一含有國際性的字母。漢文是一種意象文字；亞拉伯字和印度字，多用手抄字體；這兩種字，在印版或謄寫時，所佔的地位太大。

(四) 萬國通語的字彙，應當採取印歐語系中許多通用字。至於 Geyaha 和 Robot 這些有特別來源的字，就應當保留他們本來的面目。

因此，近代歐洲語言的字彙，就應當選爲萬國通語字彙的藍本了；因爲這字彙，便是近代科學和近代思想的產兒。

這種的斷定是免不了的。因爲東方所將要得到的益處，較之西方必爲濃厚。東方人士之學習歐語者，較西方人學習東方語言者爲多。歐化的通語對於介紹西方科學給中國人的功效，也當然要比華化的通語爲大。總之萬國通語的價值，應當以它的功能爲度量衡，不可以它之易於學習與否爲定奪。

假使大家都用通語爲一種副語，則除本國語外，沒有學習他種語言的需要。假設通語在今日已經通用了，國際和委管的區域，都必要採用它。因此小國和列強在語言上纔有平等的可能了。

(五) 通語所用的『歐際』(inter-European)字當照臘丁式樣，用古的拚字法和

讀音。這顯然是要這樣辦的。因為在我們當中巍峨長大的萬國通語，無非是一種新的希臘——臘丁字 (Graeco-Latin)。這希臘——臘丁的字彙，借着各種科學的發展，是時時刻刻在那兒增廣的，因為這些科學即是聯絡世界最大的勢力。

臘丁文造成其他歐語的功績極大，英語受臘丁文之影響，始於羅馬時代；繼在 Saxons 的時代，則多屬宗教式的效用語上的；最後則自哈斯丁斯戰爭 (Battle of Hastings) 起直至現在。韋氏英文大字典 (Webster's English Dictionary) 內有 55,000 字是屬希臘臘丁原本的，22,000 字是屬條頓 (Teutonic) 和其他的來源。就是在俄語中，Kofman 氏告訴我們僅在  $\Delta$  的字母下亦有 228 希臘臘丁 (Graeco-Latin-) 字。歐際字中大約祇有百分之十是非臘丁 (non-Latin) 的。所以，如果非自然語目的是在求國際性，則大多數字彙之由來非取諸臘丁不可，這是定論。

如果世上兒童學會了這種和臘丁類似的語言，他們不要怎樣地加工就能誦讀臘丁文。這樣一來，則學術之傳佈，定有驚人的速率，而社會上的界限從此也就可以打破。臘丁文



得了國際間的接受，已成爲醫學上，解剖學上，植物學上和動物學上專門詞的公共文字。臘丁語是律師必用的，也是歷史家所要用的。

(六) 可是萬國通語不必接受臘丁文中已經不流行的字。萬國通語的字根 (root words) 與轉伸字 (derivatives)，應當以近代語言中所存留的或所造作的臘丁字，爲選擇的憑準。

(七) 萬國通語的字彙，不能由一些不同的語族裏拉攏而成，也不能以混合歐語族中各語之體式爲體式。因爲這些方法，反而置精通多國的語言或一國的語言的學者於無可摸索字源之地。在一種混合條頓字和臘丁字組成的語言，z 這個字是不容易懂的；究竟是臘丁的「高」，或英文的 *altitude* 的意思好呢？還是德文的「老」的意思好呢？至於句的結構，固與思想的運用及音韻的變遷有密切的關係，自有較大國際性之可言 (註一) 但是在字的本身，欲力求達到完全的國際性，則殊屬不可能之事也。

(註一) 非洲有一種語言叫 Yoruba，動詞的變化與英語同，但字彙則完全各異。

(八) 萬國通語的拼字正法 (orthography) 應當照着原來字的式樣，切不可仿效無謂的拼字化簡法 (Simplified spelling)。倍根說：『拼字化簡是屬無稽的繁瑣』因爲這方法毀壞了字形，結果甚至蒙昧了字的意義和本源。拼字改良因爲要求減少一種無關緊要的妨礙，反致字義難於明瞭而失却文字重要的使命了。大家應當記得古臘丁文的讀音是隨着拼字的，依現在的讀法，應當讀如英文的 *k, t* 讀如英文的 *eth, ph* 和 *y*，乃 *st, t* 和 *i* 的第二式，都出自希臘文，所以也就應保留着，藉以分別牠們的源流。這類的字，在現代語言中，到處皆是，牠們的拼字式樣，且可幫助意義之顯著也。

萬國通語若採用了臘丁拼字法，可免用重音符 (accents)，辨別號 (diacritical Marks)，嘶沙音 (sibilants)，和送氣子音 (aspirates)，或其他方音之難能者。

(九) 萬國通語應當是邏輯的和分析的，纔能適合於近代語言進化的趨勢，除了最低限度闡明意義應用之文法外，不再用其餘的文法了。萬國通語的字，個個都能夠在字典上找着的。三十年後，萬國通語就如各國的本國語似的一點都不生疏。所以化簡的動機，與

其說是要減輕記憶的負擔，不如說是要求邏輯、速率、明重 (emphasis) 的完成。

一個民族語言的進化中，和文化的各方面同樣的要經過許多的程序。中國語的源流是溯自遠古的，因而也就成爲最分析的語言，中國語中文法化簡之前進和拋棄變形之猛烈，已是遠在英語之上了。

古歐語遺傳下來最初創的梵語 (Sanskrit) 有八「格」(cases)，俄語和立陶宛語 (Lithuanian) 有七「格」，臘丁有六「格」，希臘有五「格」，德語有四「格」，古英語是有六「格」的，可是現在留給我們的祇是三「格」的痕跡而已。近代波斯語，沒有「冠詞」，「性屬」，「和諧性」，並用二十五個助動詞來替代變化作用 (inflection)。波斯語的名詞，祇在必要時纔有多數的表示。近代的亞拉伯語也在同樣的進展中。在邊陲的調和語中，化簡的傾向尤其厲害。Levant 地方的 Lingua Franca 語，動詞祇有一種形式，即無限動詞式 (infinitive)。北美通商語 Chinook 所用詞彙的範圍，固是極小，但據 Dr. Sapir 博士所說，這種語言之構造，是具有嚴格的分析性的。

當 King Alfred 王的時代，英語的區別詞，曾有過十一種的形狀；可是現在只有一種了。英語的動詞也受過猛烈的刪削。試把英語動詞幾個簡單的變化，與古希臘動詞的 1400 個變化，臘丁動詞的 395 個變化，和近代西班牙動詞的 62 個變化，比較一比較。英語有四十個動詞式是由助詞構成的，僅有三種是由語尾變化而來的。足見近代語言的趨勢，確是在廢棄無謂的文法形式，而以附加語來替代語尾的變化。語言的明晰和力量得以增高的原故，就是在這兒。

變化作用 (inflections) (即動詞的 conjugation；名詞，代名詞，和區別詞的 declension 跟和諧性等) 乃小小的附加語融合在字裏的結果。這些小小的附加語的意義是曖昧的，最多只有一部份可以傳達意思的。它們的保留，多半是傳統的關係。今在附加語上疊上附加語，豈不把意思重覆嗎？何況變化作用會產生許多不規則的形式出來。若把關節字 (affixes) 貼在字幹上，則兩者之中必有其一受着變化：例如法語的 vivre 是從 [Je] vi(v) 來的。

關於變化作用 (inflections) 之廢棄，萬國通語當比英語還要厲害。只要動詞有其他詞類之附加，即無須改變它的形式，定也可以使人明瞭其意思。倘「動詞的狀態」(modes) 和「時式」(tenses) 照着下列的方法構成，總要比變化作用 (inflections) 更活潑，更恰切了：I shall see you shortly (不久我要看見你) 和 I shall see you when I can (我能夠的時候，就來看你)，這兩句構造的形式是一樣的。用慣了 Yesterday I sing 就會和用 Yesterday I sang 同樣的有清楚的過去式之表示。所當評量的問題是：(1) 前那一句，能否同樣的滿足我們的心意；(2) 由刪除動詞的過去表示所得的化簡 (simplification) 能否償得過所失的明重 (emphasis)

英語分析的「動詞無限式」(infinitives) 顯然的要比多數歐語的變化作用式 (inflectional form) 更能把意味表達出來。因為別的语言，常常要多用一個介詞在 infinitive 和 inflection 的前面。例如法語說：“De n'en avoir qu'un a apprendre”，在這句裏頭 de 和 a 兩介詞即是衍字。

動詞和主詞在「數」(number)上與「格」(case)上所有的和諧性，英語幾乎都沒有了。現在留存的多屬是殘餘；因為是殘餘，所以都已失去它們邏輯的地位了。we love 儘夠指明 love 的動作是 we 的表詞。法語的 nous aimons 已是贅言，在意大利語有時代名詞的主詞且可丟掉。

英語的動詞，不如臘丁文一般的有被動式 (passive form)。例如動詞 "taught"，雖有被動的意義，但牠同時是主動動詞 "to teach" 的過去式。有些非自然語，簡直是受了陳腐的被動式的無謂的拖累。

區別詞和牠所區別的名詞之符合 (agreement) 以及名詞的變化作用 (declension)，在英語中都已不存在了，在萬國通語中當然更不能找到牠們的地位了。

複數 (plurality) 的記號，不可參仿臘丁，因為臘丁（同希臘文一樣）是詰詘語言 (inflected language)，所以複數沒有劃一的記號。以 s 爲複數的結尾，有最大的國際性，牠附在元音或是輔音之後，都容易讀得出來，這是用 s 的長處。

咱們的萬國通語，或可把冠詞 (article) 廢去，冠詞之作用，有時僅爲悅耳之音 (euphonic)；有時是用來點綴「數」，「性屬」和「位格」，這些作用大都已由名詞表明了，若再以冠詞標明，未免多此一舉。冠詞之有無，多是沿用的風尚而已。即在有密切關連的羅馬系之語言中，就有冠詞取舍互異的事實，可以看出來。如意大利人說：La casa mia；西班牙人說：mi casa。羅馬尼亞語的冠詞，用於名詞之後，且有變化作用。亞拉伯語祇有一種冠詞，中國語和波斯語都沒有。英語中的冠詞，也已逐漸地淘汰。對於這一層，美國人的進步比英國人更爲利害。

(十) 萬國通語對於無機事物不應有性屬之別。惟在天然界本有的性屬，和見解必具的地方，則可分別。如果含有性屬的名詞，受了理性制裁之後，其數得以減少，則學習這些應當有陰陽性屬的名詞，決不致使我們在記憶上有若何重大的負擔。況且我們儘可像英語一樣，用一個特別區別詞來指明：如 he-goat (牡羊) 和 she-goat (牝羊) 又如 actor (男伶) 和 actress (女伶)，executor (男管理遺產者) 和 executrix (女

管理遺產者）等字，在許多語言中，除稍有變形外，都是通用的。牠們比許多人造語所採用無聲色的性屬語尾，耳聽更易辨別。

萬國通語的句法 (syntax)，應當取歐洲語系最普遍的排法爲語序。這語序就是：(1) 主格 (subject) (2) 動詞 (verb)，(3) 目的格 (object)。至於區別詞則應盡量的接近於被區別的字。

以上未來萬國通語構造概況的預計，是由觀察自然語進化裏明顯的步驟得來的。咱們可用一個聰明的印度人所說的一句話概括之。『我們要的，是臘丁的字彙，中國的語法』。閱者須知，『中國的語法』可代表人類最簡單的語法，也可說就是不拘形式的語法了。



## 第六章 解析已造的通語中主要的幾種嘗試

### Volapük 語

近代已試過的主要通語中，究竟和自然語進化的趨勢，以及前章所預計將來世界輔助語必具的條件相稱到甚麼程度呢？這是本章所要探討的問題。

Schleyer 氏的 Volapük 大都是自創的性質 (a priori)。他的期望是要使這 Volapük 比別種語言更能表達思想微細的差異。因為要達到這目的，他抄襲了自然語的許多複雜色彩，並加添了很多他自己想出來的東西。他造了十四種以上的人稱代名詞 (personal pronouns) 他把這些代名詞，刻板地附於動詞字幹末端，不問這動詞已有明顯的主詞與否。例如：Mary I fo! = Mary (she) loves (瑪利「她」愛)。

動詞的語幹，除現時外，都另置主音字母在前以表示一切的時式 (tenses)。例如：半過去時式 (imperfect) *aiōfob* = I loved (我愛過)。表示狀態 (mode) 則用接後的後節詞 (suffixes) 如：*la* 是虛擬態 (subjunctive) *aiōfobla* = I might have loved. (我或許可愛過)；*in* 是無限態 (infinitive) *aiōfobin* 祈使態 (imperative mode) 有三種形式，每種有特異的語尾 (ending)。各種狀態和直說態 (indicative) 有一樣多的時式 (tenses)。i 字作爲單音念時，若直置於字幹的前面，乃表明一種常習的狀態，例如 *aiōfobōd* = I have to love constantly (我總常在愛)。p 用做字頭 (initial) 表示被動 (passive voice)。雖是一個單獨奇怪字，却能表示許多意思。例如： *peglidol'd* = You must be greeted (你應被請安)。每個 *Volapük* 的動詞，照理講起來，有 505, 440 種不同形式的可能。發明者自己有時竟感覺迷亂，反須把字幹提出，用斜體字 (italics) 排起來。複合詞是以毗連法構成的，因此詞式非常冗長，人家都引爲笑柄。

*ji* 或 *of* 前置於名詞者，係指明陰屬 (feminine)，*os* 則指明物屬 (neuter)。凡名

詞都有變化形式。區別詞結尾用  $\ddot{r}$  疏狀詞用  $\ddot{r}$ 。他把  $r$  革除在 Alphabet 之外，責咎這字母難讀；但是英語的  $r$ ，西班牙語寫的「 $r$ 」以及加注符號的主音  $\ddot{r}$ ， $\ddot{o}$ ， $\ddot{u}$  都被採用。字根 (root-words) 的切音，務求單一，因為關節字 (affixes) 繁多之故，只好如此。凡有變化的字，總不能以  $c$ ,  $i$ ,  $s$ ,  $x$ ,  $z$  收尾。

Schleyer 氏宣稱他的字彙大都是根據英文而造成的。可是字幹的面孔都被他改到不可認識了。例如：rose 這字，刪去了  $r$  和  $s$  改用  $l$  加在兩端，成爲  $lol$ 。brother 變爲  $blod$ ；sister 變爲  $ji-blod$ 。

字根 (root-words) 是隨意選擇的，很少顧及原字的基要成份。因此，sincerity (誠) 變爲  $rit$  由  $rit$  生出  $ritik = true$  (真) Origin 變成  $rig$ ；original 變成  $rigud$ 。最能令人迷亂的，乃在於僅靠一個字母的變式而表示許多不同的字。例如：today (今日) =  $adelo$ ，yesterday (昨日) =  $\ddot{a}delo$ 。

Volapük 轟動一時之故，或是由於三種原因：(一)發明者乃一能幹宣傳家；(二)

牠是產生在法德戰爭後，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復興，熱烈激昂的時候。(三)牠的怪異正可吸引許多探求普通語者的附和。因為倘若 Volapük 是學者的作品，風度端正，字彙平常，則反不能滿足那些好奇者的期望。

茲舉 Volapük 的樣文如下：

O Fat obas kel binol in suls paisaludomöz nem olal Kömonid monargim  
olal —— 摘錄 Volapük 的主禱文。

Esperanto 語

Esperanto 採用羅馬字母，刪去 q, x, v。牠添了一個加短符號的主音  $\pi$ ，和五個戴符號的輔音， $\acute{c}$ ,  $\grave{g}$ ,  $\grave{h}$ ,  $\acute{j}$ ,  $\acute{s}$ ，就是在自然語的文字中所不能找到的。因為這些字母，都要特別鑄造，所以 Esperanto 文是不能用印刷家平常活版字排印的。因為 Esperanto 有新字母和新拼音法 spelling，所以許多國際性的字，也都改頭換面，以致讀音再也不是便易的了。難讀的音也不少。例如：kv, kn, sta.

Esperanto 造字的主要原則，是如 Volapük 一般的，把自創的關節詞 (affixes) 附在幾個規定的單音字幹上，以構成一切的字。Volapük 有三百個這類的關節詞。Esperanto 有六十六個。Aliformigila = transformator (電學的傳變機)，tagnoktegalereo = equinox (春分，秋分) 乃 Esperanto 所謂『自行構字法』(Autonomous word-building) 所造出狂異的例子。

Schleyer 牧師選英語爲他字幹的主要來源。Zamenhof 醫博士却要擴大其國際性；但是他並不用實驗方法，從各歐語中尋求最通用的字以爲挑選的準繩。他選擇的方法似乎是沒有一定的。

Esperanto 的名詞結尾一概用 o，區別詞用 a，疏狀詞用 e，人稱代名詞和無限態動詞用 i，非人稱代名詞用 j，介詞用 au。詞的分類，不是依照意義，而是照牠們臨時文法上的作用。這一點是和從前的哲理語的原則相背的。可是這文法性的分類，並非由 Esperanto 始創的，乃是曾已發現於許多舊的語言中，這種特造的字尾，有一種次的作用，

就是可以幫助學者看出各詞文法上的任務；但却把字的來源蒙蔽了。學者雖知道某個字在某句子裏是名詞；惟因字形經已改變，致不能認識牠的意義。例：boia 變成 boino, roza 變成 roza。文法不流利的人，說話時一定躊躇，因為他們就說知道某字的意義，無奈不明瞭這字在這一句裏的文法的任務應該如何。

我們可以斷言，由於文法上詞類的重視所得的好處，決够不上償還由於詞尾單調的結果所損失。

Esperanto 的複數 (plural) 不用最有國際性的 *o* 構成而用 *j* 字，讀音則如 boy 或 pay 的 *y*。他們警告批評者不要謾罵，因為希臘文 (Greek) 複數也有用 *y* 的。可是希臘文是一種詰詘語 (inflected language)，複數的式樣有很多。何況 *oy* 和 *eye* 的音不如在 Esperanto 文裏那麼常有。復次，這些語尾雖是與古希臘音的構造相符，但已不見於近代希臘音了。Esperanto 的字幹，有時選自這種語言，有時選自那種語言，並沒經過一番整理的調和。先是把臘丁的語尾接在條頓語 (Teutonic) 和斯拉夫語 (Slavonic)

字根上，再而把字根拼成 Esperanto 的樣子，所以字體變得全然生疏。因此就有如下列一類的奇字產生出來：Birdoy = birds (鳥) 讀爲 beardoy; rajdi = to ride (騎)；havi = to have (有)；rajto = right (右邊)；limo = limit (界限)。

Esperanto 把重讀 (accent) 呆版地放在詞的末第二切音，這又把字的國際性埋沒了。例如：anjelo = angel (天使)，甚至在這單調上加了語尾的單調。信仰 Esperanto 者辯護說：假使這樣 Esperanto 是單調的，則法文亦然，蓋法語的重讀常在最後的切音也。可是在法語詞尾有的是元音母，有的是輔音母，有的是啞 e，樣子尚多，不能說是單調。在 Esperanto 則不然，所以試作 Esperanto 詩文的人，只得把詞尾截去。於是，就把重讀切音重行分配，而發音又是不能一致了。Esperanto 的陰屬 (feminine) 構造，是把 E 插入在名物字末後的。字之前。例如：mother 這個古字，是在全印歐語族中有痕迹可尋的，但 Esperanto 却把牠變成一個面不相謀的陌生字 patrinino 了。

Esperanto 把非自然的性屬 (artificial gender) 伶俐的避了去，保留了一種位格

尾 (case ending) 卽受格 (accusative) 是也。據說這是含有特別價值，蓋可作爲倒置語句之用。一個擁護 Esperanto 熱心家，竭力要辯服我們說：“Abelon killed Cain”「亞伯 (受格) 殺該隱 (主格)」的語氣，是很順利，而且不會因之而推翻聖經中之記載。可是據我們看來，保留受格的詞尾，是不合邏輯的。

他們還有一個特色，就是硬要區別詞與名詞在數 (number) 上和位格 (case) 上都相符。要補救這缺點，他們就把區別詞的字母數猛烈的減少，可是所用的方法仍是不良的。凡是品質區別詞的反面，他們都是用個 mal 構在那正面字的前頭。這種結果既不是稱心，也不是準確的。Esperanto 的 bona = good (好)，malbona = bad (壞)。可是 not good (不好) 並不和 bad (壞) 的意義相等；not young (不年輕) 也不就是 old (老) 的意思。這種笨拙和矛盾的說話，是與文學的精神相背而馳的。假若 Herrick 氏寫：“Not-young time is still a flying”或 Blake 氏寫：“Not big lamb, who made thee?” 妙乎！依廣闊國際性用法上，mal 這詞兒卽表示積極的「有病」的意



思，不僅是否定而已。Esperanto 的 malfermi = to open (開) 歐洲人總會以為等於 imperfectly closed (關得不緊)。

Esperanto 的動詞沒有不規則的變化 (irregularities)，且把數 (number) 的表示也廢除了。但是牠指明時式 (tense) 和語態 (mode) 的方法，是用語尾的變化，不用最新的分析法。牠祇有一種助動詞 (auxiliary)，即 to be 這同動詞也。這顯然是缺點；蓋 to be (爲) 有「存在」和「對指」兩種主要的作用，是應該分化的。況且近代語言的趨勢，是要多用助動詞的。我們創造語言者，一方面務求簡單化，一方面也要小心使語言善於表達準確思想的力量仍不減少，纔是正當。

Zamenhof 醫生爲 Esperanto 發明了一張表，有四十五個連關字，這些字頗受人家的攻擊，其中有好多是難讀的。例如 Nen-ĝes, Kies 和 Ti-n。

要學 Esperanto 當然是比學任何自然語快得多，其實也沒有甚麼是真可要學的。牠比 Volapük 固然有較大的進步；但牠雖有多少由古文翻譯出來的讀物，除非受了猛烈

和根本的改造，決不能當做文學上有効能的媒介，遑論成爲歐洲語系裏真正的連鎖！

Esperanto 的樣文如下：

Mi naskigis en Bjelostoko. Tiu ci loko de mia naskigo kaj de miaj infanaj jaroj donis la direkton al eiaj miaj estontaj celadoj—以上係摘自 Zamenhof 醫士的信中。

Ido 語

1900 年有所謂「代表團」者，其中主要人物如 Leau 氏，Jespersen 氏，Courturat 氏等，竟然把 Esperanto 改良爲 Ido 了。Ido 的構造法，大抵是由 Esperanto 採來的。它廢棄一切特注符號的字母；可是它自己所用的拼字法，和從 Esperanto 承下的語尾 o, a, e, i, 難免也把許多含有國際性的字掩沒了。像起首爲 ther, tur, 和 ter 的字。在 Ido 是一概用 ter 拼出來的。例如：Ido 的 termo, 人家總會誤認爲 term 字的，其實它的意義是 thermal spring. Ido 字根是由參雜不純的源流得來的。Ido 家編字的方

法，可在“home”（家）這個字見到一個驚人的例子。Ido 學者不取臘丁字 *domicilium*，*domus* 和 *casa*，因為這些字不是確切與“home”的意義相等。英語的 *home* 亦被放棄，因為名詞，照例須加上尾字。可是 *homo* 已經用做 *man*「人」字，則不能再用做「家」字。他們也拒絕德語的 *heim* 字，因為裏邊有 *ei* 雙音的字母。因此，Ido 乃採荷蘭語的 *hem* 寫它做 *hemo*，無奈 *hemo* 這個字和 Ido 學者所鍾愛的英國字“Home”，形體相去太遠，再也不能博得大家的認識了。像這類的字，還有 *summer*（夏）字，Ido 把它變成 *somero*。可是據我們看來，假使 *home* 和 *summer* 如同 *café* 和 *macaroni* 一樣的，是何等不可少的東西，那就爽爽快快的用 *home* 和 *summer* 的字樣罷！這麼一來，牠們的來源就明白了。既不能得到字的原形的暗示，又無字典可以翻檢，人家是斷斷無法猜測下列 Ido 字的意義的：*skalo*，由臘丁字 *scalae* 來的；*tualetar*，由法語 *toilette* 來的；*tayo* = *waist*（腰），由法語 *taille* 來的；*shirmar* = *to shelter*（遮蔽），由德語 *schirmen* 來的。*torto*（墜着 Ido 名詞的尾巴）人家總會想是 *tort* 字，因為 *tort* 這

個字有廣闊的國際性，且有 wrong (錯) 或 injury (害) 的意義，如在英語中則已產生 tortuous 和 torture 兩個純熟的字。雖是如此，在 Ido 中的 torto 却是代 tart (甜餅) 的意思，因為德語以 torte 代 tart，雖然德語中亦有 tort 字用來代表 wrong (錯) 的意思。Ido 的 tro-uzar 是 to use to excess (使用過份) 的意思，但這個字已是近於孩提行話了。maritime 這個國際的字，因為照例應結入規定的關節字尾 (affixes)，遂變爲 marala 了！

Ido 很誇耀牠的轉伸字的方法 (system of derivation)。這方法包括 Dr. Couturat 博士所講的『互轉原則』“the principle of reversibility”。

這原則我們應當解明一下。Esperanto 的名詞，動詞，區別詞和疏狀字的構成，都是由於直接把規定的主音尾字加於字幹上來的。只要知道 Esperanto 的字幹，就很容易地推求而得這字的動詞，以及其他詞類。Ido 的方法却有兩層，是依照字幹性質之不同而分的。因為字幹有：(1) 屬於情勢的或動作的，(2) 屬於人物的名稱的。動詞不能

直接從區別詞上產生出來。名詞若表示了一種行動或情勢，則也不能直接產生動詞。就是由動詞所產生的名詞，也只限於表示該動詞的動作或情勢而已。其他的詞，則應靠着相當的關節字母的扶助，纔能脫生出來。像英語中 to grow 和 to ship 這類簡結的字，Ido 學者以爲不可把牠們收容在一種『依邏輯構成的語言』裏頭。例如：Ido 的 krono = grown (冠冕)，但是 kronizar = to grown (加冕)，paco = peace (和平)，pacar = to be at (or in) peace (在和平之中)，pacigar = to pacify or appease (綏靖)，pacesker = to make peace (講和)，pacifar = to make for peace (進求和平)，pacala = relating to peace (和平關係的)，pacema = pacific, who likes peace (愛慕和平的)，pacoza = peaceful 或 which is at peace (平靜的)，pacifanta, paciganta = pacifying (致和平的)；pacigo = pacification (鎮定)或 peace-making, appeasement (訂和約)。這樣的造字法，無非是流盪到 Volapük 綜合式 (synthetic) 的迷園裏去了。

關於動詞的變化，Ido 是比 Esperanto 更綜合的。我們不相信現代人的心腸，尤其是使用英語的人及說中國話的人，甘願受這種浩繁文法表式的束縛。（表見下面）。

Ido 代名詞複詞的第三身，有四種——普通 (general)，陽性 (masculine)，陰性 (feminine) 和物性 (neuter)；這種繁瑣的東西，近代語言都以爲是不需要的。

Ido 除革了不少 Esperanto 的粗笨的缺點，但也製造了許多新的。假使以國際性爲測驗的標準，把 Ido 的詞書，精密的審查一下，結果，必定把其中的詞兒刪除了一大堆出來。

Ido 的樣文如下：

Nun la mondlingual movado avancas per ke la unesna grupani, la reala idealisti, estoras objektale informar la lasta grupani. — K. Kozavi 在 Ido 上的話。

Ido 動詞「寫」的變化表

主動 Active voice

將來時 { skrib—os } = shall (or will) write 將寫  
 esos skrib—anta } shall be writing 將在寫

will have written 將寫完了

完了時 { skrib—ab—os } = will have been writing 將在寫完了  
 esos skribinta } = shall be on the point of writing 將正要寫  
 es—ab—os skrib—anta }

被動 Passive voice

將來時 { esos skrib—ata } = is about to be written 將要被寫  
 skrib—esos } = will be written 將被寫

完了時 { esos skrib—ita } = will have been written 將被寫完了  
 es—ab—os skrib—ata }

## Interlingua 語

以字彙論，Interlingua 是仿造語言中之最有仿造性者。Interlingua 是由國際性字組成的，凡國際字之有臘丁字樣的，必在採用之列。否則所選的字，若非比較最有國際性的，便就是由來語中不改面目的原字。所用的臘丁字，都是在現用語言中含有最大國際性的。英化臘丁字 (Anglo-Latin words)，和那些希臘字幹曾有產生國際字者，全被採納了。至於那些希臘字，非但使行臘丁的拼音，而且字字都須依照公認的轉寫法，以羅馬字母譯出。讀音則以古臘丁音爲準。

曾受過教育的人，縱使不識臘丁文，大抵一看 Interlingua 也就能誦讀領會。這語言中多數的字的意義，是可由一本良好的英語字典中找到的。幾個關係詞，直接由臘丁採來的，我們恐怕還要學習。但是其他多數的字都是我們熟見的關節字 (affixes)。這些關節字在不被用爲獨立字時，總也留着它們本來的意義。這種字如：ad = to (在)，由 adhere 即可認識的；由 antecedent 就有 ante = before (在前)；由 contradict 我們可以明



白 *contra* = against (反)。其他還有許多臘丁的成語，是屢屢通用於英語書中的，例如：  
*ut infra* = as below (照下)；*ut supra* = as above (照上)；*idem* = the same (同前)。  
學者就說永久沒有應用 *Interlingua* 的機會，如能把這關係詞學習起來，也不算是白費  
光陰，因為這些詞兒在英語中也是有用的。

*Peano* 氏的公用字彙 *Vocabulario Commune* (1915) 包含 14, 000 個英化的  
臘丁字，每 1000 字中有 999 個是在意語和法語通用的，並且大多數的字也可以在西  
班牙語和德語找着，很多在俄語中也有的。這公用字彙對於比較語言學 (*comparative*  
*philology*) 者，是極有價值的著作。在這書裏各字都先照 *Interlingua* 所採取的臘丁字  
樣排列，然後再照這字在其他語言之變式排列，所以都很便利於比較。所選各字隨後跟着  
名詞的主格 (*nomina*) 和動詞的第一身 (*first person*) 的詞尾，就是平常臘丁字  
典裏所習見的玩意兒。古文以後的臘丁字，且用數目字來指明它們是通行於那個世紀的。  
各字的意義，來源 (*derivation*) 和轉伸字 (*derivatives*) 也一概舉出來。例如：在

Interlingua machina 這個字，照 Peano 氏的選擇方法是一個臘丁字幹，但這字在意語是 macchina，在法語和英語是 machine，在德語是maschine，在西班牙語是 máquina，在葡萄牙語是 machina。此外他又指明 machina 這個字是由古歐語的 magh 來的。以後由 magh 生出英語的 may 和德語的 moegen 和 macht。轉伸字 (derivatives) 也用同樣的方法解明出來。如 Interlingua 的臘丁動詞 admira (欽佩) 可以產生 admirabile (可欽佩的)，這拼音是和在意語相同。在英語和法語便是 admirable，在德語是 admirabel。Admira 這個字在臘丁和 Interlingus 中也產生了 admiratione (欽佩的情感) 跟 admiratore (欽佩者) 兩個字。

我們一看上邊舉列的字，就可以相信凡是涉獵英語、法語或德語者，早已得到歐洲國際間通文互曉的要素了。就是有時不能得到共同的名詞或動詞，但常常也可在別的詞類上找到共同的字幹。例如英語的「牆」字是 wall，雖異於臘丁和意大利語的 muro，法語的 mur，德語的 mauer，但是在英語的區別詞 mural 和動詞 immure，即可見到這

同樣的字幹了。

不變化的 (uninflected) 臘丁字仍舊留做字幹，並且也完全不把它們改變。一切有變化的 (inflected) 字，Peano 氏則由該字的主要部份取出字幹來。若是動詞，則取祈使式 (imperative) 或去了 *re* 字尾的無定用式 (infinitive)；若是名詞，則取『原由』格 (ablative case) 的式樣。Peano 氏這樣的選擇法，是和許多其他創造非自然語的人不同，因為別的非自然語的創造者，都剝去字幹的韻尾。比如：Peano 氏把 *rosa, pede, sensu* 和 *libro* 都取為字幹，別的創作者却大多用 *ros, ped, sens* 和 *libr* 等字。後舉這些字體都有一種殘缺的形狀，且常是不容易於誦讀的。Volapük, Esperanto, Ido, Neutral, Romanal 和別的語言，因為把字縮短了，所以牠們在要表示文法上的詞類的時候，就必加上非自然的語尾。Interlingua 却不如此，除在現用國際字中固有的臘丁式語尾外，並不加上什麼東西在字幹上（惟名詞的複數仍用 *s* 構成）。換句話說，Interlingua (1) 把一切不需要的文法語尾刪去，(2) 不添造新的語尾，(3) 也不把現用的

關節詞 (affixes) 附加在臘丁字中從未附加過的字上。

Peano 氏的字典有一幅後節詞 suffixes 表，這些都是本色的臘丁後節詞，並且經已附加於國際字上者。Interlingua 並不贊成把國際字武斷地改換，却是要保留牠們在習用上所演成的式樣。

那些慣用別種的非自然語之方法者，對於這一點總感到難於理解的。例如：A. L. Guérard 教授在他著的「萬國通語運動史略」(Short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中就有批評 Peano 教授的字幹選擇法的議論。他申辯說：臘丁動字的 supine 式樣比 Interlingua 的字幹式樣所能產生的轉伸字 derivatives 較爲豐富。

他說：『我們有 scribe, to discribe 等字；可是我們亦有 script, scripture 我們有 legible, legend 可是我們也有 lecturer, lectern 我們有 agent, agenda 可是也有 act, action, active 在法語中有 corriger 同時也有 correct, correction, correcteur

等字的。我們可以穩當地說，在這兩式中，臘丁動字的 *supine* 產生了較多近代的轉伸字 (derivatives) 』。

我們且把 Peano 氏的 *Interlingua* 字典翻檢一下，就可以找到一切 Guérard 教授所指出的 臘丁動字之變體。字典中明明給我們看見，*Interlingua* 不單是有 Guérard 教授所說的 *scribe* = 寫，和 *describe* = 敘述，並且也有 *scripto* = 書體，和 *scriptura* = 經文，以及其他有國際性的一切字式。怎麼會這樣呢？因為 *Interlingua* 每個字之審定，都要以意義和國際性的觀點為依據。臘丁字的 *past participle* 有以 *o* 為結尾者，也可用到，但祇限於有國際性的字上，（如 *amato*, *scripto* 和其他）。

在 1890 年（當 *Idiom Neutral* 時期），通儒院 *Academia* 決定把 臘丁的動詞 *passive participle* 修整一過，以歸劃一，免得妨礙到各動詞字幹的形狀。形式劃一是劃一了，但許多非自然的字，也就由此而生。這就是 *Volapük* 的舊方法，到 *Interlingua* 來臨之後，就給取消了。Peano 氏的目標是：「最低限度的文法，是等於無文法」。所以就

詞類各種變化 (inflections) 等法，大刀闊斧地廢去了。動詞無「身」也無「數」，因為這些都已由名詞或代名詞表明了。

動詞本字也不指明時式 (tense)，時式可由疏狀字而知。例如：Hodie nos ES in

Paris = Today we BE in Paris (今天我們是在巴黎)；Heri me ES in Roma =

Yesterday we BE in Rome (昨天我們是在羅馬)；Cras vos ES in Torino =

Tomorrow we BE in Turin (明天我們是在吐倫)。ES 這個動詞的形式，在各時中

都不改換。Interlingua 和英語一樣的，可以用助動詞指明時式。過去時乃把 e 放在動語

的前面：Qui E bibe = who has drunk (誰已喝了)。Peano 氏說：這種 E 的作用，是

由古歐語來的，在希臘文和臘丁文中仍有這樣的用法。將來時是用 i 指明：Qui I bibe =

who will drink (誰將要喝)，或把它更直的譯做 who will go to drink (誰要去

喝)，因為 I 字母是動詞 to go (去) 的字幹也。在臘丁則爲 Is, Ivi, Iuim, Ire, 在

意大利語：andare, Ire gl'Ire Iva, Ito; 在法語：aller, Irais, Iras, Ira, Irai; 在西班牙

牙語 Ir, Iba, Ido; 在葡萄牙語: Ir, Ia, Ido. 英語中的 transitory 和 Itinerant 兩個字也有相同的字幹。慾望 (desire) 用助詞 vol 指明。這個助詞，我們在英語的 voluntary 的字中可以找到。負責 (obligation) 用助詞 debe 指明，這詞與 debit 字是同一根源的。

動詞的狀態 (modes) 也不用變形的方法，是如英語一樣的，利用介詞。臘丁成語：In dubio abstine = in doubt abstain (可疑即止)，就可直接當做 Interlingua 用出來，因為這例子並無變化的語尾應行刪除的。

動詞的無限用態 (infinitive)，平常祇用字幹，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加上臘丁的介詞 ad，因為 ad 和英語的 to 有同樣的意義。I study (我念書) 和 I desire to study (我要念書)，則譯為 me stude 和 me vol stude。Me habe libros AD stude = I have books to study (我有書可讀)。如果把 infinitive 當做抽象名詞 abstract noun 用的時候，則可採用希臘冠詞 to ( = 英文的 the ) to 這個字是由古歐語來的。例如：To

err is human (錯誤是人情的) || to erra es humano。這個方法，怕是替那些造成不倫不類的語言者，大開弊端的門戶。但 Peano 氏却喜歡直說，把這句子改爲：homo erra || man errs (吾人是會錯誤的)。

區別詞是不變形的。名詞沒有「格」的結尾 (case endings)，且和法語一樣的用 de 去表明「領格」(genitive)，名詞的「複數」以 s 爲記號；可是祇在複數沒有別樣的表示的時候，纔用出來。比如：leones || lions (「多」獅)，可是 duo leone || two lions (二隻獅)。祇在意義上需要的地方，纔把性屬 (sex) 點綴出來，且大都仍舊採用現行的陽性字 (masculine) 和陰性字 (feminine)。間亦有放 mas 或 femina 在名詞的後面，以表示性屬者。如臘丁文的 canis mas (公狗)，canis femina (母狗)。至於冠詞一項，則完全給廢除了。

代名詞就從臘丁代名詞的直接格或間接格 (direct or indirect case) 取過來。採擇的原則仍是依國際性的廣狹爲標準。代名詞是不帶上「格」的。Me = me, I (我)；



te = thou (你); illo = he him (他); nos = we us (我們); vos = You (你們); illos = they, them (他們)。

通常大家都承認 Interlingua 文一看就能讀，實在比別的非自然語簡易。但也有人反對 Interlingua 因為它留用臘丁的詞尾。他們以為臘丁語尾是比照規則的非自然的後節字 (suffixes) 較難寫，亦較難講。可是 Interlingua 的學者答稱：(1) 要記憶詞尾並不比記憶字的任一部份難；(2) Interlingua 的字已經由國際應用上成爲人家熟見的字了；(3) 若然這些熟見的字幹上再附上一些杜撰的語尾，結果這些字反變成生疏而難讀了。

新臘丁的字常常有新的功用，大抵是由於新發明和新發現的事物而來的。這些新字的製造，是跟着固定的，已知的原則而來的。一種以臘丁爲根據的萬國通語，如果普及，則新字的製造一定會日見加增；可是這些新字總逃不了是應着需求而起的。

Interlingua 的樣文如下：

Tunc surge multitudine de studios novo, unde resulta que linguas de Europa habe numerozo vocabulo commune; que vocabulario internationale es in quasi totalitate toto naturale intelligibile ad primo visu aut quasi ab omni homo culto, et plus simplice, et regulare que Volapük.

### Romanal 語

Romanal 是一種嘗試。想把 Interlingua 的國際性融合起來。然而 Romanal 文的構造是和 Esperanto 相似的。創造 Romanal 者乃爲法國 Boulogne-sur-mer 的 Dr. A. Michaux 博士。Michaux 博士是 Interlingua 學會的會員。他仿照 Interlingua 的方法，也把他的字彙，由現用活語言中尙存的臘丁字裏精選出來。Michaux 博士和 Interlingua 學會一樣的採用了臘丁拼字法和讀音法；可是他在另一方面，就仿照 Esperanto 的法子，用了特別字母爲語尾來做文法上各詞類的表示。專有的名稱 (proper names) 和 Esperanto 一樣的，也照這法子改換，如：America 變爲 Americe。Romanal

的造字法，是仿照 Volapük, Esperanto 和 Ido 的樣子，把一串的關節語 (affixes) 連附在各個字幹上。這樣一來，造法雖然很有規則，但是把國際的臘丁字熟見的形體犧牲了去。比如 monte (山) 便變成 montasse。

Michaux 博士不以近代分析化的趨勢為依歸，在動詞中發明一種新的綜合變化。主動動詞 (active voice) 的各種語氣狀態 (modes) 和時式 (tenses)，都不用助詞構成。被動動詞 (passive voice) 是用 to be 助詞構成的，可是 Michaux 博士用西班牙語的 estar 來替代臘丁的 esse。他的動詞變化 (conjugation) 含有下列各種的樣式： me amaveran = I shall have loved (我將已愛了)； me amavun = I should have loved (我該已愛了)； amavant = having loved (既愛了)； amerav = to have the duty to love (應當要愛)； amerant = having the duty to love (正應當要愛)； amerat = having the duty to be loved (正應當被愛)。這些複雜的形體，可不是比 Ido 或 Esperanto 還要接近於 Volapük 嗎？

字的轉伸方法 (Derivation) 求之於 Esperanto 和 Ido 兩者之中。假使字幹是屬於受格的，則可加上動詞語尾，且和 Esperanto 一樣的可以不用中間關節詞 (intermediate affix)。例如 *coron-e = grown* (冠冕)，*coronar = to crown* (加冕)；可是假使字幹是指人的，那就必要隔用一個中間關節詞。假使字幹是動詞，那就也要中間關節詞，纔能伸造個實詞出來。

兩種計劃互相衝突，倒要想去調和它們。這便是 Romanal 的嘗試所在。

Romanal 的樣文如下：

*Li meliori lingue auxiliari est ille quel possan facilim combrender li  
americans del norde et illos del sude。*

Universal 語

Dr. H. Molenaar 博士發明的 Universal (1903年) 又是一種新臘丁語。Universal 後來在 1906 年改名叫做 Panroman。這語言的字彙所有的字，至少可在兩種臘

丁系語中找到的。Dr. Molenaar 博士犯了一種通常的錯誤，就是想把國際的字隨便的化簡了。復次，他所選擇的字幹，並沒有一定的規則。下列這些字的源流，是被蒙蔽了：  
kan  
= dog (狗)；kar = dear (貴愛)；laser 是由法語的 laisser (放任) 來的

Universal 的樣文如下：

Komunikazioni internazional deven semper plus grand. Un facil komprension mutual es nezes in komerz, art, scienc, in viaggi kongresi e mil okasioni

Universal 曾經實用出來在實驗哲學家的“Humanitat”季刊上。

Medial Europan 語

Medial Europan 語是 Joseph 和 Betti Weisbart 兩人發明的。他們解釋這語言的靈巧，可由他們的繪圖課本顯露出來。Europan 想把臘丁、德語和斯拉夫語打成一片。在這嘗試免不了的困難中，它又添了本身拼音法的離奇。它仿倣 Esperanto 應用文法的語尾，但是語尾是另一種的。它的動詞是綜合式的。

## Medial European 的樣文如下：

Tuti es silent. Ni home es exter le domes ultra le duktanto del kavalyagon  
 qui veha po le voye via le ponte al vilaje.—Illustrat ABCEDARIE del Lingue  
 Medial European

## Occidental 語

E. Von Wahl (Reval) 氏發明的 Occidental，有一派附和的人，且刊有一種月刊叫做“Kosmoglott”。這語言有一部份是自創的攙雜語，以主要歐語爲依據的。

Occidental 的奇特要點如下：——(1) 用 *n* 去代表 *ny*，用 *r* 去代表 *ly* (如英語的 folio)；(2) 採用雙輔音母，例如 *stopp* = *stop* (停)。牠把不同語的字連在一起，乃至有時依 E. Von Wahl 氏的奇想改變過來，這是怎樣不和諧的印象啊！比如：  
 along = along (沿着)；alor = then (那時)；alqual = somewhat (有些)；chascun = everyone (各人)；nequi = no one (無一個)；necos = nothing (空有)；nem =

even (連) nyti = ninety (九十)。

Occidental 所選的助動詞也是奇特的。等於 did 的 fe 是用來助成過去式字 preterite fe 這個字完全是自創的。vell 也同樣的是個自創的助詞，用來表示「設若」態 (conditional)。我們要知道 fe 不是 far ( = to do to make ) 的過去時；fe 祇是一個助動詞，用來構造過去式字 preterite 的。vell 也祇有一種用法。同樣的，va 實在也是一個助動詞，表示將來時的。這個字顯然是由臘丁的 vado ( = to go (去) ) 抽來的。ples 是由英語 please 改過來的字。

說來也奇怪，這種自稱以化簡文法爲目的的語言，竟然介引了一種綜合完全式的動詞 (synthetic perfect)，並有兩個指明過去式的動詞，如 fe = did (已) 和 hav = to have (會)。fe 的用法有點像英語的 did，可是在英語中，did 的正當用法，當然是要在否定 negative 和疑問 interrogative 若把 did 用於肯定 affirmative 的時候，則非但是過白，且是近於俗陋了。晚近的分析語不贊成以舊的文法分類來支配「時」。

「時」的用處無非是要使意義的至微處在各方面得以表示出來。這些精細的意義，應當以相稱的個字來表白，因為不是斤斤幾個無關宏旨的語尾的變形所能辦到的。I sang 和 I did sing 所運用的意義沒有絲毫的差異。在 Occidental 的（我唱了）me cantat 和 me fe contat 的字樣也沒有什麼不同。

### Occidental 的樣文如下：

Mi constata ancor un vez, que Occidental es un lingue occidental, e pro to usar ane un occidental historie heredat transcription, e li usationes del Arab, Japanes etc, por nos ne es obligativ.——摘錄 E. Von Wahl 在 Kosmoglot 發表的言論。

### 結 論

創造各種輔助語的嘗試，現在已有趨向着一個共同目的的趨勢了。這就是（1）在於消滅形式上的文法；（2）在於造成一種偏重臘丁的歐語字彙。雖然還有些頑固者，但



各派仍不斷的在討論語言的問題。我們已逐漸的明白，要產生一種各方面都能容認的中間語，是一件長久的工作，並且要集合許多人的腦力，考慮思維，纔可以辦到的。

萬國通語開墾的工作，大部份是由社會主義者及酷嗜友誼精神者所做的；後來參加者則有和平主義者及慈善家。今日在科學上，商業上，外交上，社會上，以及一般輿論上，都開始承認萬國通語是屬必需需要的。

關於建設「世界語」的理想，以期人類之互相諒解，互相裨益，而奏和平友愛之功效；Esperanto 學者的工作，可算是超類拔萃的。這工作確係忠勤有爲的大紀念碑。可是由語言構造的立場論，Peano 氏的 Interlingua 在這些萬國通語中要算是最優秀的了：(1) 因爲 Interlingua 乃是根據系統而建造歐洲國際間應用的字彙者，首創的嘗試；(2) 因爲 Interlingua 遵着自然語的進化趨勢爲領導，毅然把文法的繁瑣積極的減少；(3) 最可取的，因爲 Interlingua 順着字的原委，完成了平民可用的化簡的臘丁文，以致平民也能懂得科學的專門名詞，能明白醫生開的是什麼藥方，且遇有訴訟時，能知道律師爲他辯

護時所用法律上的文章，是講那一回的事體。

## 第七章 『娜維雅兒』Novial：新國際輔助語

丹麥語言學大家耶斯柏孫氏 *Otto Jespersen* 因為對於以前通語之創作尙未能完全滿意，故最近又發明一種新的通語叫做 *Novial* 『娜維雅兒』（蓋取 *nov* = 新；*i* = *international* 國際，*a* = *auxiliary* 輔助，*l* = *language* 語之意）自有通語之嘗試以來，這是第一種由語言專家創造的。

前章所論各種通語之嘗試，其中當推 *Interlingua* 爲最佳。但耶氏對於 *Interlingua* 尙有嚴重之批評。他問：*Interlingua* 對於素有拉丁學力者固極容易，奈不識拉丁者何？將來的國際語自有獨立的文法與詞書，斷不能依依然寄託於某種現成之語言。Pearo 的極端主張是要取消文法，這實在是是不可能的。殊不知即如最簡直的中国語，也有應用虛字，

語助詞，語序之法。這也莫非就是文法罷了。

關於 *Novial* 的讀物，有下列幾種：

(1) Jespersen 氏著的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倫敦 G. Allen and Unwin 出版，並有德文譯本，由 Heidelberg, C. Winter 出版)。該書詳論通語的需要，並對各家所創設者加以公允之評論。關於 *Novial* 文法之運用以及詞語之採擇，這書都把所用體式及原則的理由詳細說明。

(2) Jespersen 編的 *Novial Lexike* 「通語的詞彙」，羅列 *Novial* 最需要的詞語。(由 G. Allen and Unwin, London 出版)

(3) “*Mondo*”，完全以 *Novial* 文刊印，乃是傳播這文字的機關報。此報在瑞典發行。通訊處：Mr. P. Ahlberg, Sirius 2, Torshvick, Lidingsö 1, Sweden.

至於 *Novial* 應該如何建設，茲讓 Jespersen 氏自己陳述。

(一) 萬國通語的音韻制度 (phonetic system) 應當極其簡單，凡是多數民族難

發的單音或複音，都不應該採用。所以萬國通語祇可採用 a, e, i, o, u, 這五個主音，切不可採用鼻聲主音或圓唇的前主音 (no)，因為這些主音，在英、西、意、俄等主要語言中，是找不着的。對於輔音的採用，我們也不應有腭化音 (palatalized sounds)，像在法語的 agneau；意語的 ogni, egli；和西班牙語的 año call 所有。此外也不應該有德語的 ch，跟英語的 th 這類的音，許多語言中有不帶聲的 s, (voiceless s) 和帶聲的 z, (voiced z) 的區別。但在 Novial 我們專用一個 s, 這樣就可以變簡單得多了。有些民族簡直不會分辨 r 和 z 這兩個音；假使有能分辨的，書寫上這兩個音分化的界限，仍很牽強，恐怕終至非把一個字一個字的拼法死記在腦中不可。復次，詞的異同切不可因音的輕重 (stress) 為根據。

(二) 萬國通語的拼音法 (spelling) 也應極其簡易，所以凡在多數語言中已有的簡單化，我們應當一切應用出來。比如用 f 代 ph, 用 t 代 th, 並和西班牙語同樣的，用單輔音，單主音，不用雙輔音，雙主音等的方式。一切注音符號，用在字母的上頭或旁邊的，都

是冗贅麻煩，是無須有的。字母不可依照方位而分爲兩種的發音：如 *er* 在 *er*, *er* 上應當和在 *er*, *er* 上的讀音一樣，（像英語的 *give* 和 *get* 似的）至於 *conclusion*, *erin*, *clar* 等字的第一個字母，我是用 *r* 的。我很知道，有許多人以爲寧可用 *e* 較好：因爲羅馬民族和英國人都不中意 *r* 這字母。（他們以爲 *r* 是不美觀的！）可是我却要請讀者們想一想：不但德國人，荷蘭人和斯干的那維亞人 *Scandinavians* 就是連那斯拉夫 *Slav* 民族，一共有億兆的人民，都是用 *k* 去寫一切由臘丁借來的字（*Latin loan-words*）（比如：波蘭文有 *kleryk*,  *kredyt*,  *klaso*,  *krystal*。這些字和在捷克語 *Czech* 及俄羅斯等等語言中的拼法是相同的）。土耳其新頒布的羅馬字拼音法，和我在 *Novial* 所採取的規則，不約而同。例如 *bank*,  *koridor*,  *fabrika*,  *kontrol*,  *kolossal*,  *sigar*,  *sivil*,  *bisiklet* 等。無論如何在 *e*, *i* 的前頭，似乎是不能再不用 *k* 的，例如 *anke*,  *kelki*,  *kelke*；既然寫了 *amike*（朋友，不分性屬），當然也要寫 *amiko*（男友），*amika*（女友），*amikal*（朋友的）。退一步說，我固然承認，在這些詞語上，縱使用 *e* 代 *k*，仍

不會使 Novial 的特色，受着若何的變換，而且總比用 *o* 去代 *a* 或 *u* 的音，較可容許的。(Esperanto 在 *a, o, u* 等字的前面，以 *o* 作 *a* 或 *u* 的音。這種拼法是非常討厭的。) 萬國通語的文字或許可一律用小本字體寫出，因為在各種文字中，用大本字體的規則，是很不一致的。——雖是如此，但此刻我還不敢冒昧的提出這項拚字的改革。

(三) 萬國通語的文法，應當要非常的簡單和非常的容易，換句話說，就是要盡量的有規則。假使某種詞尾 ending 已經採用作複數 plural 的記號 (Novial 用 *s*)，或用做陰性的表示 (Novial 用 *a*)，則最好把同這樣的詞尾，也應用在一切的詞上，名詞上用它，代名詞上也要用它。有些世界通語家不承認這種原則，所以他們對於複數 (plural) 和性屬 (gender)，都另外造出代名詞的特別式。他們伸辯的理由是：各國語言中的代名詞，都是不規則的 (irregular)，今欲造成一種有規則的代名詞 (regular pronouns)，莫說不是違反了通常語言的心理嗎？雖然，這種理由，祇有一半的真理，即是認牠為謬見，也無不可。從語言的進化史看來，代名詞的自身也是漸趨於規則化 (regularity)，關於這一點，即

遠在 1891 年，我已在英語上證明了。代名詞化簡的步驟，所以遲慢的緣故，是因為牠是時常須用着的詞類，人家都牢記在心裏，不敢輕易變更。各種語言最常用的動詞，守舊性的情形也恰是如此，這些最常用的動詞，總是保存着不規則性。其中的緣故，正如上面所述。（例如：am, is, was, be; bin ist, sind, war; suis, est, sont, etait, fut, sera; go went; vais, aller, irai; gehe, ging, gegangen……）可是雖然有同樣情形，國際語家對於任何的仿造語，從來無人提議仍舊保留動詞不規則的變化（an irregular inflection）。無論動詞或代名詞，我們都一視同仁，不能容納例外。

各國語言的進化都趨於簡單的，和分析的體式。——這一點便是創造萬國通語者，應取爲方矩圓規的原理。若以這樣構成的語言，拿來和世上最進化的自然語相比，前者必定較少變化無常和繁雜的毛病。

（四）至於造字的要素，word-building elements（前置節制詞 prefixes 和後置節制詞 suffixes），幸得現成的，很多已有了國際性，所以無須修改，就可採用。所要改良的，



是在把這些前節詞或後節詞的用法解明之後，當可一律的自由在一切的詞兒上把牠們應用出來。不可像在自然語 *natural language* 中，受了一些不可理解的限制。一種合理的語言，決不採用定義不準確的節制詞。例如在臘丁文中前置節制詞 *in* 有兩種幾乎自相矛盾的意思：*inscrib* 可作是「題寫」的意思，但 *inscrib* 也可作「未寫」的意思，全看重讀在那一個切音上。（可是以重讀爲區別，是很不圓滿的方法）。這顯然是我們所不能容許的。非自然語大優點之一，乃在使每個講話的人，都有權力把常用的後置節制詞 (*suffixes*) 湊成詞語，並不要先行考查那個新造的詞語是否已經通用，只要把字根 (*radicals*) 和關節詞 (*affixes*) 好好兒的選擇了，就可以用上述的方法，編成無數的原引詞 (*derivatives*) 且這些原引詞，是大家都通曉的。

(五) 選擇詞語 (*selection of vocables*) 的主要原則，在乎盡量採用那些已有實際性的字。如果不能得到這種字，亦要採用那些最不會發生纏繞的。可惜有些完全含有實際性的字，因爲意義太不準確，在理想的語言中，反而要在所必避之列。例如：*nature, form,*

pension, materialism, romantic. 對於詞語上這一類的通病，Novial 並不自詡能夠如何補救。可是在其他地方，我都竭力把字確切的定義提出來。在 Novial 所依據的各種語言中，其有用相同或相彷彿的詞式，來表示兩種不同意義者，則選用了那最分明，而且最易記憶的詞式。例如：德語中含有兩種意義的 Bank || 法語的 banque 和 banc || 英語的 bank 和 bench 在 Novial 就採用 banke (銀行) (bankere, banerote) 和 benché (板凳) 兩字的詞式。這從任何方面看來，都比 Ido 語的 banko 和 benko 或 Occidental 語的 bang 和 banc 較好。(按，bang 和 banc 的發音，要怎樣辨別，倒是問題。) 本「娜維雅兒」詞典收羅了許多這種辨字 (differentiations) 的例子，依管見看來，牠們似乎都為可要的。且屬必要的。(例如：organe 器官，orgele 風琴；boirse 交易所，puise 錢夾子；Pasa 經過，pase 和平，pasu 足步；vulkanisa 火山，vulkanisa 樹膠硫化；komun 公共，komunie 市區……)。

一個懂得別種人造語的人，如果曾經把創造語言各種的難處考慮一下，必能領會怎

樣在許多地方，遇有兩種詞式的可能的時候，我便躊躇着，不知道選擇那一種爲好，因爲普通的原則，並沒有明確的指示給我一條解決的途徑。起先我用 *vorle* (字)，*sep* (七)，*ok* (八)，*monate* (月)，現在我就改爲 *vorde*, *set*, *ot*, *mensu* 了。有些地方，我簡直把兩個都可合用的詞式一起舉出來，讓後來的萬國通語家去挑選。(例如：*sal*, *ve* 要；*moneye*, *peknije* 金錢；*guere*, *milite* 戰爭；*vapornave*, *stimsnipe* 輪船)至於可以改進的事，此地我提及數種：(1) 如 *ia* 這後節詞可引伸用在 *nt* 之後，(*intelligentia* 智識，*kanyalensentia* 漸愈，*presentia* 現在)。(2) *iate* 可以用於 (*felisiate* 快樂，*sinserritate* 誠實)。(3) 還有疏狀詞 *adverb* 用在區別詞前面的時候，可不掛 *im* 的尾巴。如 (*tot—nudi* 全裸，*tal—nomat* 所謂，*extrem fasil* 極易，*bon konstruktet* 造得好，[*ep. mal—format*])

Novial 的樣文如下：

Thomas Edison

Li famosi amerikan inventere expresed in 1911 (mil nin-sent dek-un) li opiniione ke home pove viva durant 150 (sent sinkanti) yares. Lo dikite: "Me pove pensa e labora duoplim kam li maxim multi homes. e me deba ti resulte a men vivosisteme, kel es fundat sur li tri prinsipes: Sava tu manja, sava tu dormi, sava tu vesta se."

## 第八章 各國的政府與萬國通語

萬國通語是斷不能由各國的政府產生的。政府不是獨裁設立文法和句法的機關。就在法國來講，這些事件也歸由通儒院 Académie 辦理。各處政府設立的學校都照着普通公認的規條教授，但這些規則都是由對於這種科目頗有研究的人創立的。所以若要提倡萬國通語，也要順着世界輿論之會通，以各專家爲領導。萬國通語的發現和完成工作，大部份應當由語言學家 (philologists) 去担任，所有的工作不可用宣傳家和政治家的手段，而要有科學家和學者的風度。有語言學家開導在先，然後纔請文體家 (stylists) 詩家和思想家出來。

假使世界各國的政府，由國際聯盟的介紹，全數或大半數正式承認了一種非自然語，

這種決議也祇可算是形式的。真正的決議：第一，要靠一般的碩儒，因為他們是繼續不斷的在研究着；第二，要看那通語實用後的結果如何，看它經過這番應用之後，縱變了俗化，而在大體上是否越加完美，越加豐富。

各政府的內閣 cabinets 的決議，若非和社會需要及語言的基本趨向相契合，則也是不能成立的。各政府的內閣假使把通語拒絕了，這通語仍舊是會進行。

各政府如果要促成一種世界普通語，第一是要資助通語的研究。在各大學校裏應當創設綜合語言學 synthetic philology 的學科，應當創立一個萬國通語學會，以便進行下列的事項——（1）研究比較的歐語；（2）研究折衷語；（3）把文法語和音分類並分析起來；（4）由萬國通語的觀點上，去探求世界各部語音和文法的演進。各國和國際中心的地方都應當有這樣的學會，最著名的語言學家也應當邀請入學會參加工作。這個學會所有的報告，都應分發給各報館，各學術會社和各教育機關。這學會只要是屬諮詢性質，可是假使是盡力工作的，成效也必定是極廣極大的。

所以假使世界語言家能演成一致的見解，萬國通語就跟着也可以成立了。在過渡期間內，這樣產生出來的語言，仍可不必過於拘束，各派的思想家，仍可取其長棄其短的。這在現行的非自然語，就已是如此。牠們雖然互相競爭，其實裏頭已有許多公同的地方，所以它們未嘗不可以叫做通語的方言。

萬國通語的成敗，全看是否易於通曉。某個詞語若不利於傳達思想，則終於在廢棄之列，其實在學術上，普通的一般人總是以專門家的斷言爲準繩。科學家在人類中總可算是最和諧的份子，所以我們一定可以信託他們替我們找到一種大家都能公認的語言。

現在的初等學校和中等學校裏頭，只可把萬國通語試教。明達的化學教師恆對學生說，科學是流動的，二十年前的定理現已推翻了，今日的一切定理在將來也許會被廢除的。萬國通語也是和科學一樣的；我們的學生應該知道牠所居實在的地位。我們應當傳授淺易的比較語言學 (comparative philology)。應當教學生們把各歐語中有互相貫串的字體尋找出來，並把牠們本國語中，由臘丁或其他外國語來源的字，拿來分化和分析。這種

的教學，對於咱們說這雜種英國話的小孩，是非常有價值的。課程裏頭應當把本國語和外國語文法上變遷的趨勢，敘述出來。萬國通語史也要編在課程之內。

到了萬國通語的專門語言學者的見解已漸達於一致的時候，這見解就可編入課本中，並在各校的法定課程內採用出來。

萬國通語在國際交通和文化上，將要產生一層新的社會。萬國通語經人家相當應用了，就會生長，這是和其他語言同樣的。牠的基礎固是建設於歷代堆積起來的史料上。如同各種活語言似的，萬國通語也會激發新的發明和新的意思。牠也會憑着公認的準則，供給新造的字，利用一切習用的關節字 (affixes)。

萬國通語能夠供獻一種方法，使人類的思想和情緒得有世界共同的領會，好像今日音樂之有能力打破了國際界限一般。

無論是教員，學生，和平家，或社會學家，在這裏都有相當的工作可做。他們應集合在萬國通語的旗下，把它完成起來，把它改進上去。



## 第九章 將來

我們正期望着在將來的世界裏，人類不要耗費這許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求衣食住。現在所缺乏的物質原料，在將來是要變成很豐富的；教育和文化也必普及。

經濟問題和經濟的競爭，既由富裕均霑而掃除了，世界的人類既是較健康，較滿足，且較有聯合了，則文化將有偉大的變遷。這都可以增高萬國通語的用途。

到那時候，一切新聞紙不會再充滿着盜竊，狂飲，戰爭，工業競爭的記載，以及黨派政客의 言論。科學藝術和文學便要成爲新聞紙上第一等主要的材料了。祇有專論文學那一欄是用國語刊印的。一切的新聞都要用萬國通語登出來。今日興高采烈要閱讀別家文學和科學作品者，有整千的人，那時將有千百萬人自己實地在研求這文學這科學，這千萬之工

於科學研究者，都很關心要知道全球新的發現的消息。國界無形中竟然消滅，閉關主義也不打自破了。

報界傳播的工具，也要大受改革。一切新聞將用無線電傳遞，且無線電所傳的，即時可用銅版印刷出來，排印機也可不用了。現行電報局的打字帶機便是將來進步到這田地的先驅。

一切新聞可以用萬國通語寄到一個世界新聞總收集處，由總處再行傳遞到各地；或把牠分寄到三、四、五個世界新聞通訊機關亦可。世界重要的大事記可用簡要的文字去轉送，而且不要再把牠譯寫。今日所有一切麻煩的重新編訂新聞的手續，都可免去了。有些本地的新聞對於別處較有趣味的，也可用通語作短評論及。倘若這是專家的見解，或是各地重要的公論，則地球各處的報紙可以直接轉載。

所有的科學書報和專門書報都要用萬國通語編著出來。在過渡期間，當大家未熟悉萬國通語以前，有些著作可用著作人的本國文字寫成，可與萬國通語的譯文平行刊出來。

科學家因為要求合作起見，所以必定喜歡把他們的思想，用國際友愛的語言發表，正如從前的科學家用臘丁文一樣。原來通語的大部份，是以臘丁文為根據的，所以科學家對於通語並不會發生怎樣的生疏，隔膜。

萬國通語能加緊科學的研求並增加國際交通的速率。關於國外通訊和國際會議的消息，都可用萬國通語廣播出來。國際電話和電報，甚至國內的電話和電報都可利用牠。市上的招牌和公衆車輛，可用牠做宣傳的文字。人們對於萬國通語及對於本國語言都有同樣的熟悉。遊歷家非要懂得萬國通語不可。

在三十年或五十年之後，學習萬國通語的人，也許就沒有甚麼困難了。即爬地顛倒的小孩，已可起手學習通語，如同學習母語一樣。

在各學校中都要行兩種語言的。所以萬國通語和本國語，都要教授給小孩們，使得小孩們進了學校時，對這兩種語言已能說得很流利了。算術，幾何，外國地理，和外國歷史，都要用萬國通語教授；本國語言祇能用來教授本國文學，歷史和地理而已。即演說術也當以兩

種語言來練習的。

小孩們能和遠方的同學跟朋友通信。國際間青年人所組織的種種會社，如男女童子軍，現在小規模組織的學校旅行團等，祇可算是萬國青年偉大運動實驗的開端；這些組織團體將與青年們都在蓬蓬勃勃地要認識宇宙的熱烈，共同進展。今日許多少年們投軍的唯一目的，是在到外國去遊歷。明日，將有無線電話（radiophony），萬里電視（television），萬國通語，教育普遍，旅行便利。因為有了這種種，全世界的門戶便都開着，叫孩子們快樂地到裏邊冒險去。

對於造成世界的將來，萬國通語也有相當的貢獻。世界民族將要成爲一個民族；這民族是文明的，友愛的，會講共同的語言，有共同的利益以相結合。到那時，階級鬥爭，國際糾紛，都要消形滅跡了。

